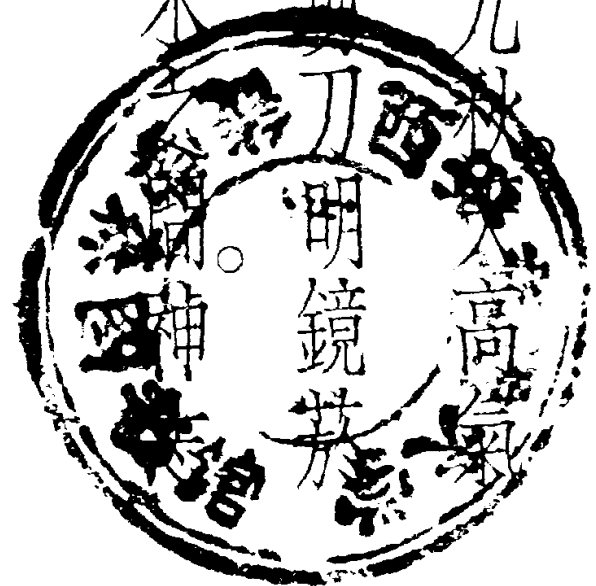


五指山問俗記

陳銘樞題

五指山問黎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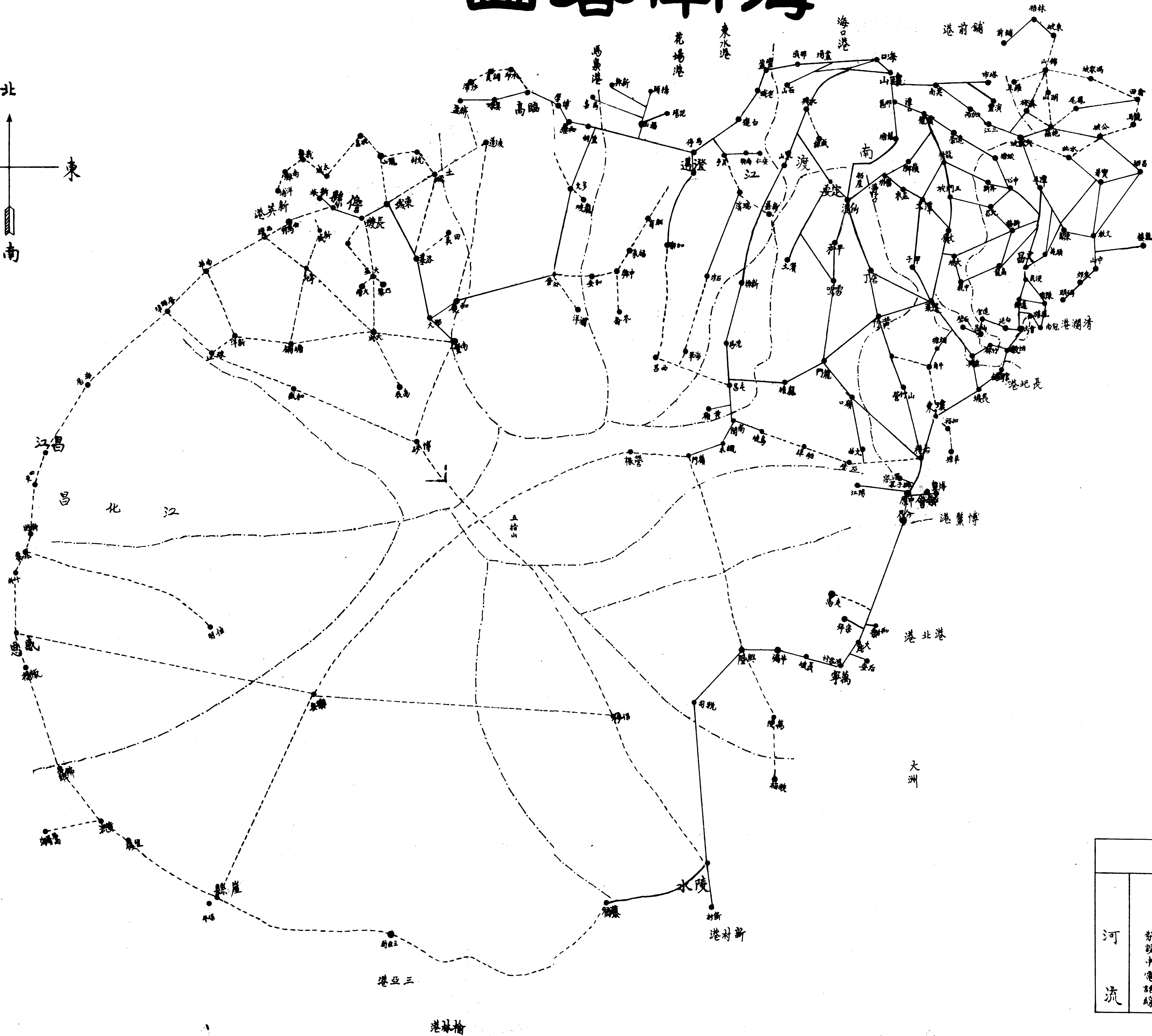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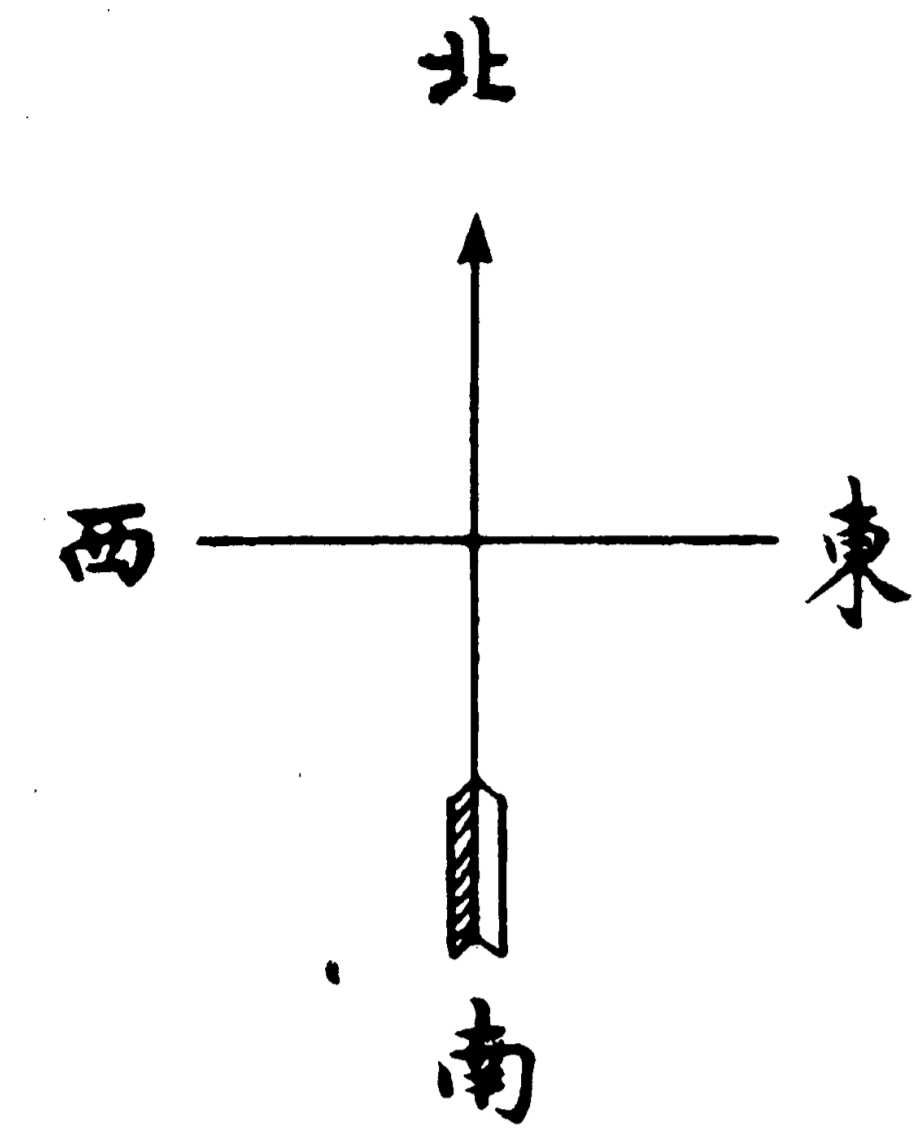
五指山位瓊島之中央。延袤數百里。出海六千餘尺。磴道崎嶇。長林蒼鬱。黎苗倭伎環山之麓而居。不與漢人雜處。既殊其方言。異其習尚。則情感斯背。往往因薄物細故。椎牛擊鼓。持衆鬪毆。死傷壘壘焉。漢人鄙薄視之。若魚鱉走獸。擯之編氓之外。其戶籍糧稅。皆不入於有司。在昔官斯土者。多陳議其事。攷之志乘。要無過勦撫二途。今夏陳公眞如。獨倡築路之議。謂彼我習見。意則相融。勦與撫實無所用。聞者怪焉。蓋數百年來。勦撫互行。而黎漢之情。且相越愈遠。人方疑行之者。猶未能盡其術。外此寧有他途。尋常之見。錮蔽舊說。大率如此。余承陳公之命。經畫路線。南過嶺門。趨水滿。登絕頂。入幽邃。而山色蒼翠。時方九秋。爽。歷訪黎族諸峒。所至殺牛雞相候。備盡東道款曲。貽以前刀明鏡。於絲針綫之屬。則大喜捧腹。歡不自勝。相與游息於洪泉大木。



空寥。令人忘機絕俗。其風習甚長厚。重信義。勤操作。諸峒長丁壯。大抵
爛瓊音。余留連山中者十餘日。朝夕與諸黎遊。意甚恬適。不欲亟歸。因
思舊籍所載。時俗所傳。詆爲獷悍荒怪。不可以教法繩治者。良屬虛誣。
而益服陳公之論之有當乎事實。山谷之民。囿於鄙陋。無文字傳述。末
由自致遠大。然秉質溫良。有君子之德。但能條達輻湊。闢治道路。使黎
漢錯迕。頻頻相接。耳目已熟。久而自遷。治黎之道。果不在於勦撫間也。
茲將途程所紀。稍加整理。以貽相知。非敢自託於著作之林。聊供茶餘
酒後談資云爾。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黃強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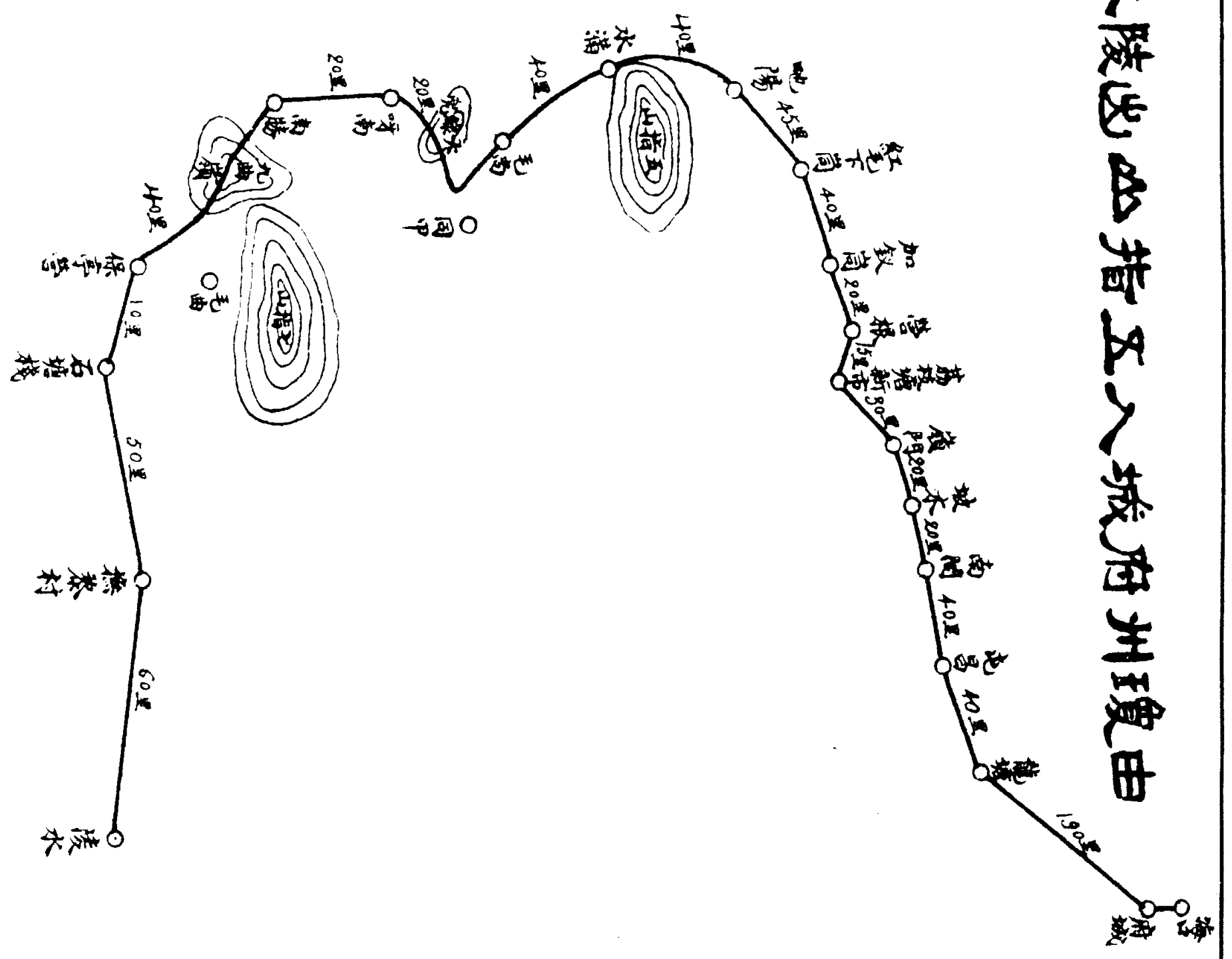
圖畧南海



銅鼓角

圖		例		
河流	架設中電話線	已設電話線	建築未成公路	已成公路
		市鎮	縣治	縣界

由瓊州府入五指山陵水道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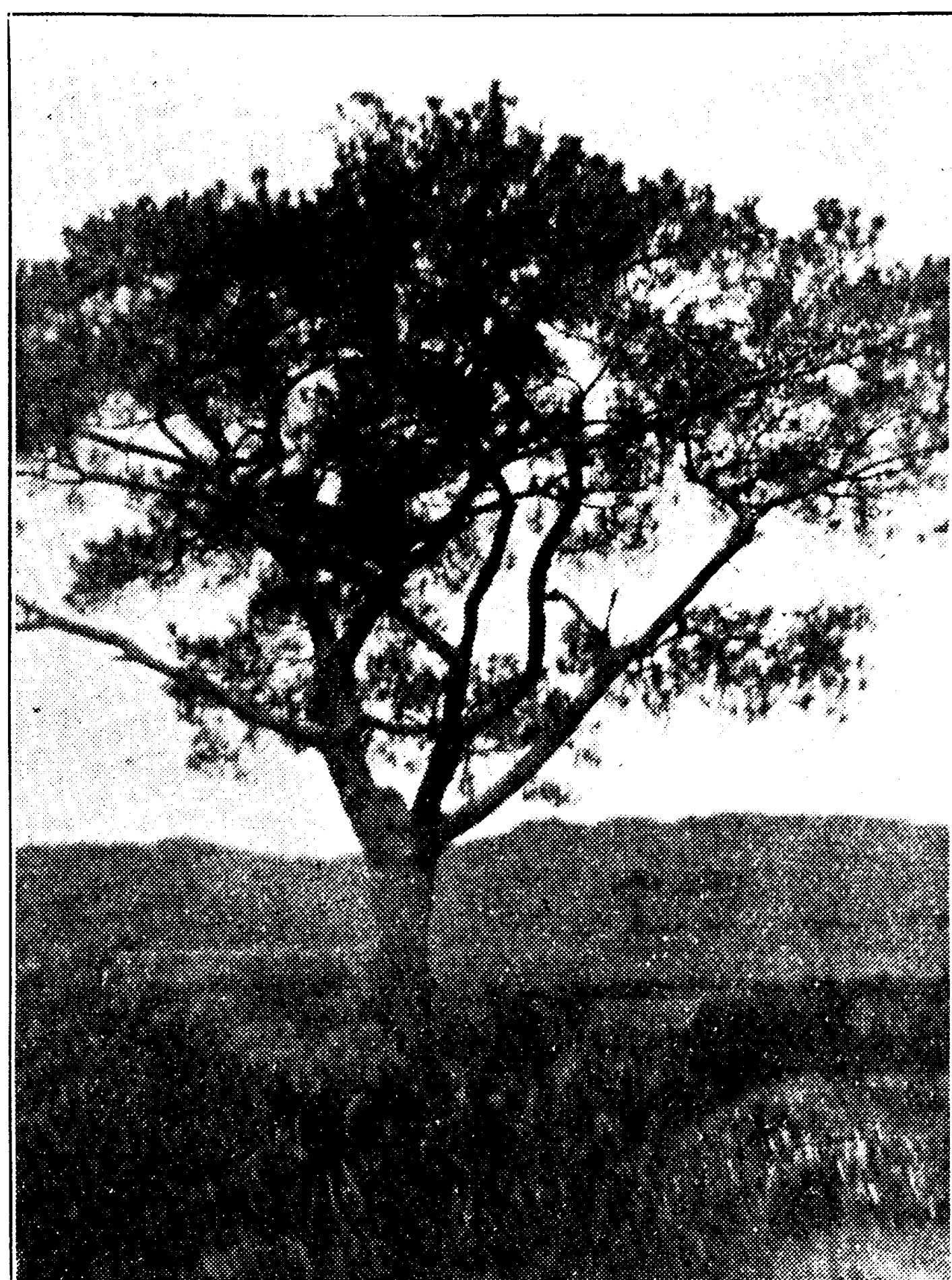


五指山問黎記

十月十一日晨九時三十分。自瓊城出發。偕行者法國位教士、孫醫生錦春、鄧技師思永、周特務員永昌、郭特務員耀熙、三十團第一營營副宋樑、及士兵等、凡數十人。視車上咪表爲 6 5 7 7。十一時抵潭口。移舟渡河。經文嶺一帶。輟耕之田。彌望皆是。蓋自前年共匪盤踞。萬家灰土。鄉民逃之遠方。舊時阡陌。往往鞠爲茂草。不獨此地然也。午後二時抵黃竹。咪表 6 6 2 5。車行已四十八英里。再進爲大坵園。公路築水田間。時大雨之後。山水暴至。路淹沒水中。行李車先馳。四輪失陷。幸仙龍公司聞余將過境。預派修路工人數十名集此。得以協同施工。扛車復起。然已耽擱二小時。四時五十分抵龍塘車站。咪表 6 6 3 4。計離府城已一百九十里。站房爲舊會館。地面漬濕。莓苔滋生。陰惡之氣。中人欲嘔。龍塘墟中。僅此屋稍潔淨。餘或停棺豢豬。未堪下榻。是夜宿站中。邀當地紳耆。詢地方情況。得

嶺口團董莫某數人平日劣狀。查莫爲暫編瓊崖守備隊長莫如澍宗親。乃函責之。入夜。蚊虻如雷。同行士兵。未攜帳幕。囑宋副營長越晨派人回城提取。并分給金鷄納丸。令士兵服食。蓋瓊崖多瘴。山行尤須謹防。仙龍公司本有車十餘輛。是晚存龍塘站者僅四輛。翌晨擬赴屯昌。因留府城來車備用。龍屯路線中間橋樑。多爲大水衝壞。公司派工趕修。明日能否通車。候至深夜。仍無消息。

十二日上午十時。橋工報竣。卽登車首途。公司副經理王君道亨團董吳君紹經及小學校校長某君均到送。並餽土產食品數事。意良可感。行數里。路爲水淹。司機人未諳途徑。後輪陷焉。幸公司專車滿載工人自後來。獲其助力。始拯出。然已費一小時矣。前路丘陵起伏。路線蜿蜒。岡上古松數十株。龍鱗蒼翠。余在瓊崖東北沿海一帶。遍索不獲。今於腹地見之。誠出意外。然內地如文昌嘉積澄邁等處均無所覩。獨此數十株。大俱數圍。足徵年代久遠。此樹近數十年無新栽者。若再遭斧斤。種當滅絕。因飭當地團董妥加保護。并隨時蓄養松林。沿路一帶。多牧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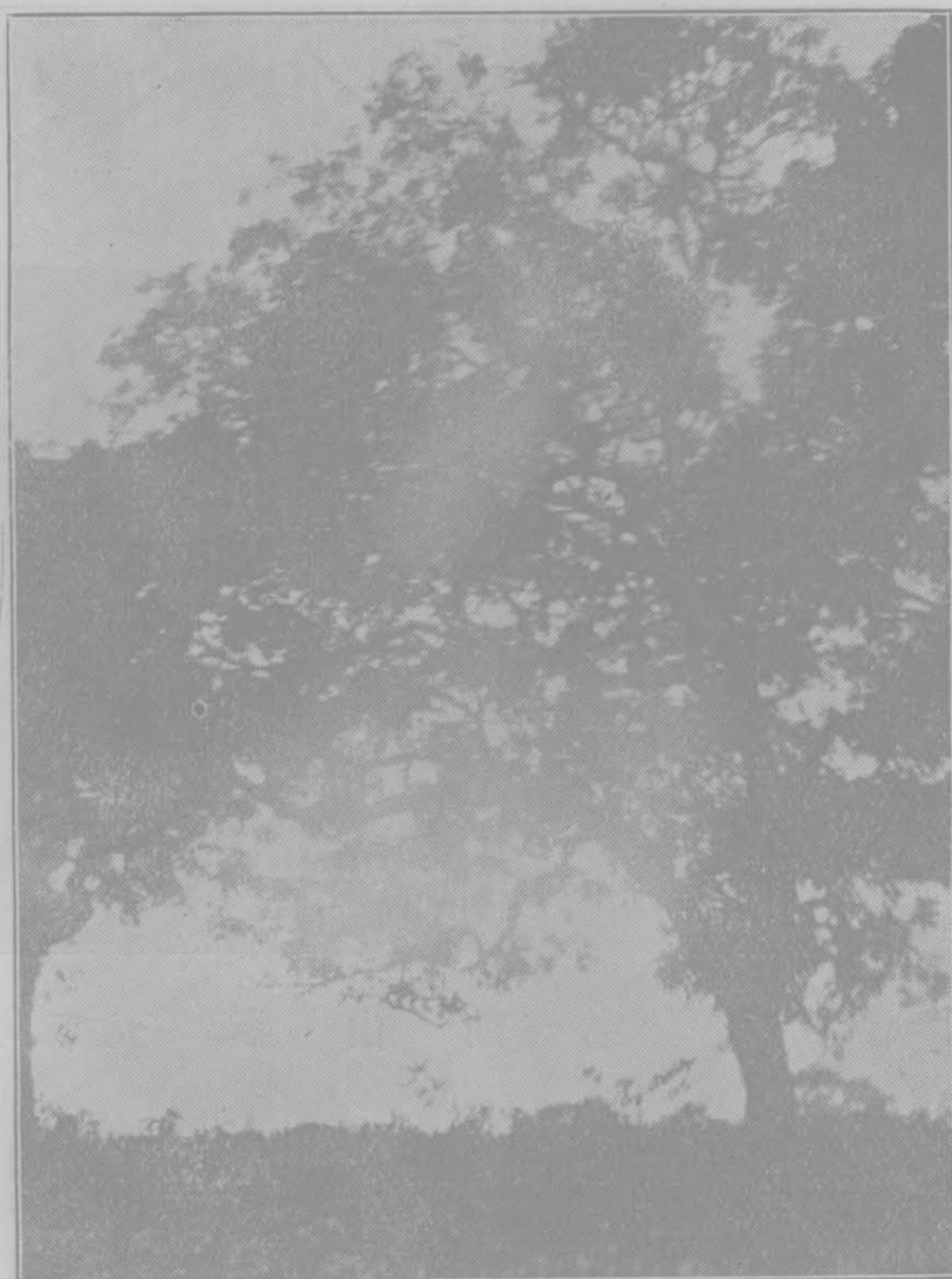
樹 松

場。黃牛水牛以千百計。牛類出產地也。一時。至屯昌團。（離龍塘四十里）咪表6648。由府城至此。爲七十一咪。合華里約二百三十。入墟內小學校休息。團董陳榮炘警察署長凌家發校長徐采甫招待殷勤。並預備挑夫輿馬。蓋踰此再進。公路橋梁。悉被山潦冲斷。車不能行矣。乃遣原車回。每輛付貲一十七元。據徐校長云。該校學生八十餘人。高級生全年學費六元。初級生四元。再徵本市牛隻柘榔蠶絲等捐爲補助



向 五 指 山 前 進

費。牛隻交易。每頭抽二百文。柝榔每挑抽六十文。蠶絲每斤抽六十文。墟屬多茶油苦桐楓樹等樹。茶油苦桐取子以榨油。若楓樹。春季農民繫繭樹枝。蛹出成蛾。散卵樹上。夏末收繭。繅成絲。價每百斤值千餘元。多運銷日本。供漁具用。屬地縱橫五十里。年產蠶絲柝榔兩項約值三十萬元。由校南出。牛墟在望。市聲如潮。萬頭攢動。墟界瓊山定安兩縣。曾以管轄問題。發生爭執。卒以墟在路北。定屬瓊山。由



屯昌行五里。至吉安

市。團董符節吳紹軒

茶來迎。余以紆道延阻。

辭不赴。循大道逕進。

油十里楓林。新樹葱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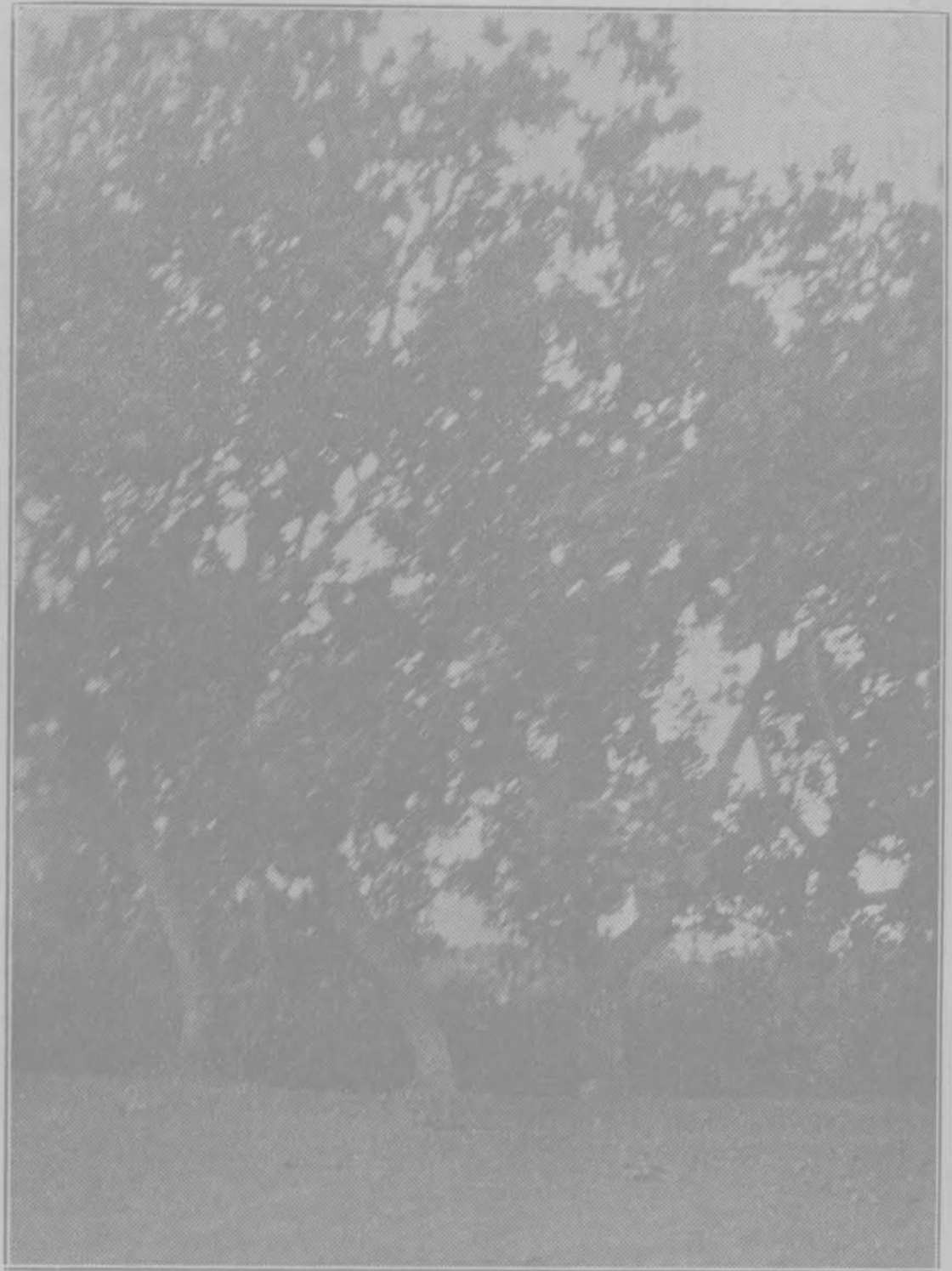
可見此鄉蠶業。方興

林未艾。聞山東綢皆取

材此項野蠶。歸當遣

派技師。作具體調查。

仿其製法。以增收益。再十里。抵南凱市。鋪戶二三十家。殊荒落。休息市外草坡樹下。勤務兵已從市中購得落花生甘蔗香蕉。團坐狂嚼。耳邊松濤。激盪心魄。彷彿置身鼓浪嶼觀海別墅間。聽潮聲之澎湃。約憩二十分再進。徒涉者二。抵南閩。



(離屯昌四十里)時

已四時十五分。黨部

苦 籌備員吳國英王芳

山團董甘景勛林樹

桐 棠區長張郁奇第六

高小校長曾希吾出

林 迎。宰豕爲勞。校長率

全校學生請演講。諸

生精神飽滿。服裝整

齊。僻壤得此。彌覺可貴。因對諸生述黨義教育之意。既畢。甘林張諸君導觀全市。鋪戶二百餘。人口千餘。現正編辦保甲。新建市場。規模頗大。聞爲定安安全屬之冠。據曾校長云。市屬有第一第六兩高小學校。彼長第六校。校中常費年約八百元。



楓

徵諸檳榔牛猪蠶絲
出口等貨。其稅率約
值百抽一。全縣計高
小學校九所。免費者
二。徵費者七。南閩屬
定安九區。除二高小
外。有國民學校九。前
項稅款。係供高小之
用。瓊屬學校經費。大

林

半東挪西湊。絕少有籌定基金者。不獨南閩一隅然也。入夜。甘林兩君來言。前黎區六崗總團董王鴻照。尙留府城未歸。此去黎崗。恐多不便。林君願送至嶺門。覓友爲助。余謝之。是夜寒氣侵人。擁氈始克入寐。蓋地勢已漸趨高峻矣。



桑園



南閩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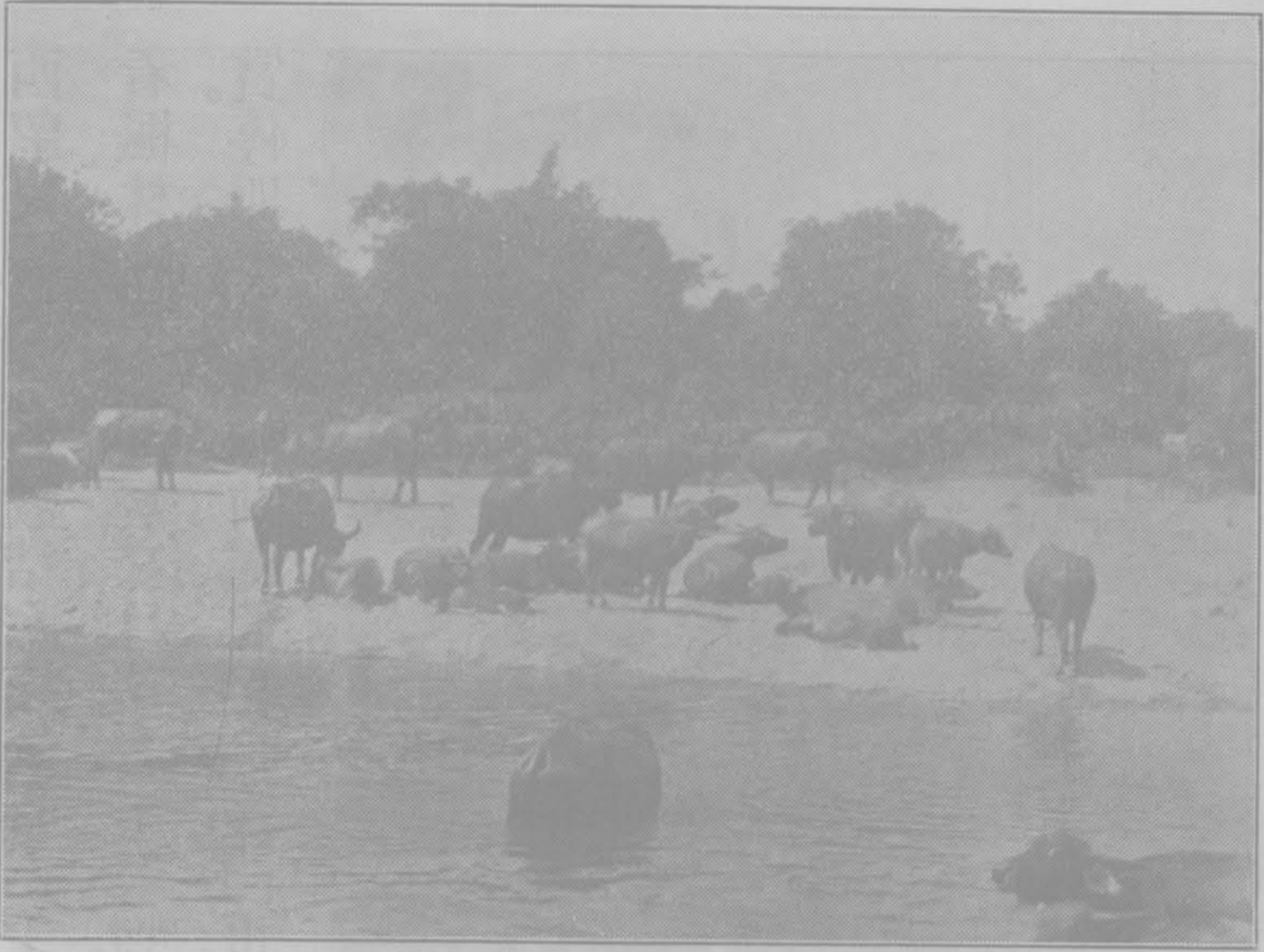


十

坡木墟門

十三日晨起。託林團董派快足通知坡木團局備粥為午餐。八時起行。據報昨日屯昌轎夫畏難宵遁。幸團局備有四馬。得策騎就道。沿途楓樹栢榔椰子等林甚夥。十一時抵坡木市。（離

南閩二十里）予逕進團局。粥已熟。啜之乏米香。因瓊粥水少米多。剛透心。即歇火。其煮法與潮州畧同。稍事休歇。十二時三十分復行。二時至碑記嶺。相傳嶺有古碑。遍覓不得。殆為蓬蒿掩沒。嶺高約三里。升巔。東顧來路。平疇一片。壤錯如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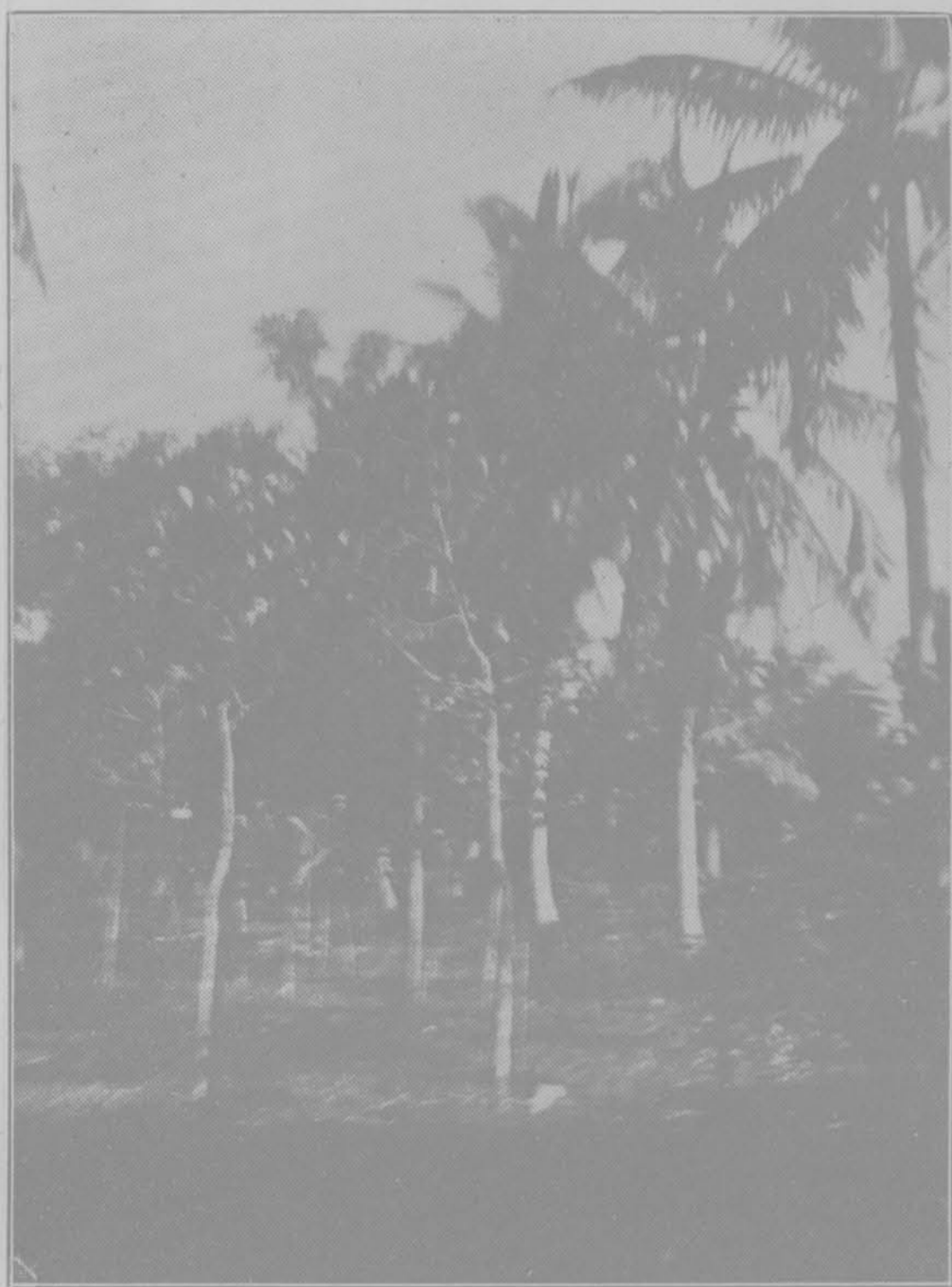


羣牛



園啡咖

西望牧場。牛羣無數。結隊嬉遊。時正午後三時。斜日已懸樹梢。唐人詩云。停車坐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海南炎嶠。雖不染霜。然秋意已深。楓林如醉。正堪玩賞。停四十分鐘。復前進。四里抵嶺門市。(離坡木二十里)市場建在山巔。俛瞰四



樹膠椰子混合林

週。園林蒼翠。詢之皆近年所闢咖啡園。因憶前聞此間土質最宜咖啡。一年新苗。高達三尺。以故人樂投資。預計數年後。附近一帶荒原。當可墾盡。蔚為咖啡林矣。團董王文親陳高位華福



林 榔 栢

昌王文華商人李樹英蒙卓英善後署馮偵緝員增金等均來市外迎迓。導往團局住宿。晚飯後。巡視墟外一週。順道偕馮偵緝員參觀其叔父咖啡園。園在市南里許。去歲方播種。高逾三尺。歸寓已掌燈。招邀商民談話。據說嶺門爲黎境貨物北輸必經之路。前此商業繁盛。近則漸形冷落。因黎貨運往海口嘉積。沿途受團警學各機關自由抽稅。凡二十餘處。成本太重。折閱過鉅。海嘉商人不復問津。影響

所及。黎境貨市全部停頓。此爲黎務亟待解決問題。茲列其抽收情形如下。

荔枝塘屯昌龍門府城線

地名 收稅機關

荔枝塘 保衛團

嶺門 第九區第四高小

楓木 第五高小 第三高小 保衛團

南閩 第一高小 第六高小 保衛團 九區警察 九區聯合團

吉安 定安議會 定安中學 吉安團局

屯昌 保衛團 二十區第一小學 警察區商團局

龍塘 保衛團

龍門 保衛團

雷鳴 保衛團（由龍門往定安加徵）

嶺門屯昌定安線

地名 收稅機關

由荔枝塘至屯昌同前

掃馬 土匪饒紹昌徵收行水無定額

新興 保衛團 另別項機關三處

李四坡 保衛團

新吳 保衛團 另別項機關二處

龍州 保衛團

定安縣城

荔枝塘嶺門烏坡加積線

地名 收稅機關

荔枝塘嶺門

烏坡 保衛團

船埠 國民黨九區分部 第二高小 第九區總團 瓊崖守備隊

莫如澍林樹標部（今裁）

石壁 保衛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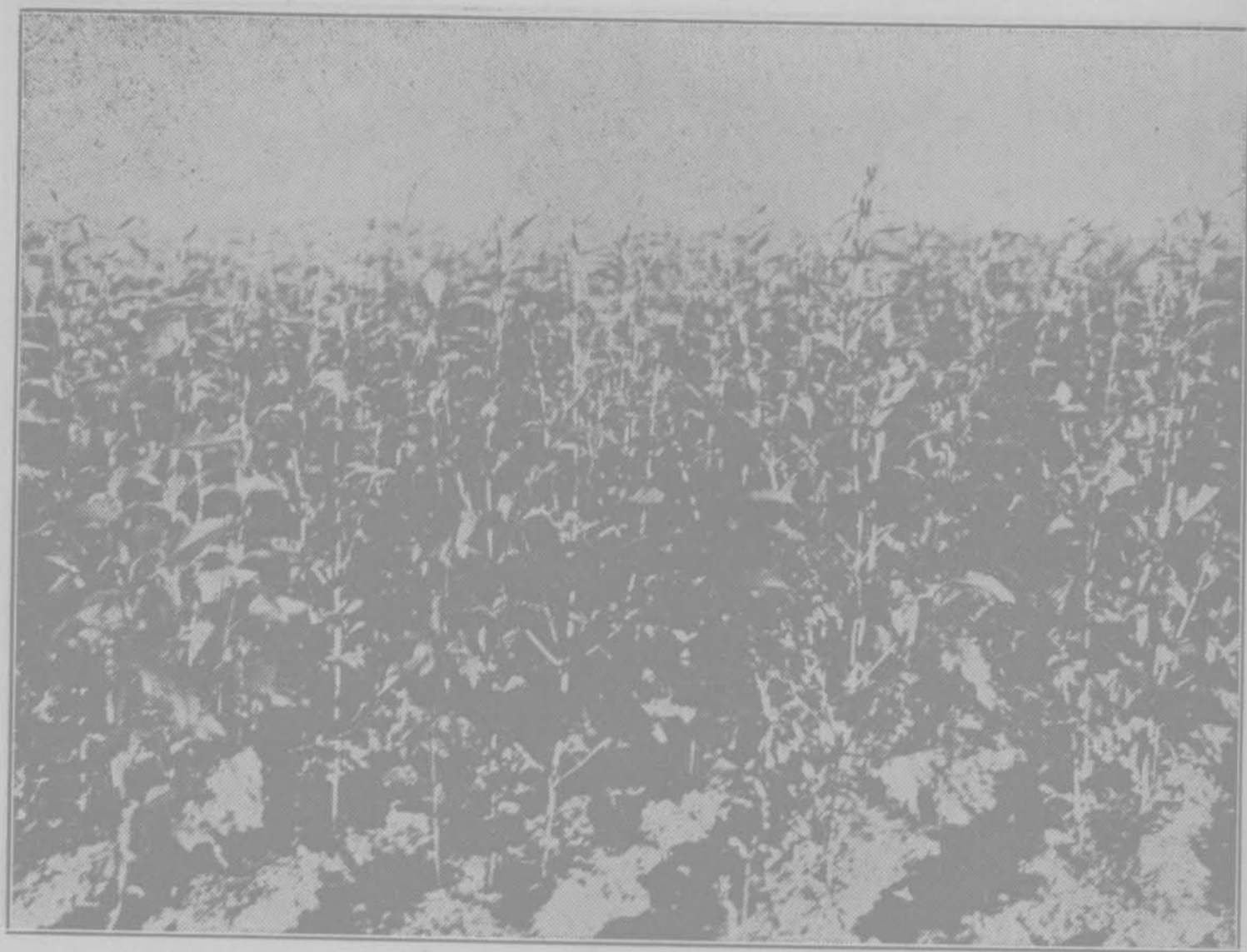
龍崗

椰子寨

文曲

加積

參閱上表。朶剝重重。各機關收率。大抵值百抽一。到達銷場。稅費已抵原值之半。查黎境貨物爲柃榔白籐粗蔴鹿角木耳槳皮。對海安南暹羅星加坡等埠莫不產之。彼無稅而此重抽。所謂自絕者也。課稅爲國家要政。應體察社會生活狀況。衡量物價產額。加以精密考核。釐定相當稅率。以求無背經濟原理。當由政府負



蔴

其全責。何可任地方團體。妄自設局。姿意抽剝。且施之產殖窘迫之黎民。尤失公道。乃修兩函。一致善後公署。曾處長晚歸。備述黎貨過境苛抽情形。應嚴令各縣長。即日令飭所屬各機關。停止抽稅。並取具停收切結。繳署備案。又仙龍路線。由屯昌至嶺門一段。關係開發黎境物業甚重。所有被水衝毀橋梁。該公司無力修復。交通中斷。應由善後署設法貸出三千金。令飭修復通車。一致定安王縣長雨若。



樹

薯

關於抽收黎貨。着迅派幹員。攜文馳赴各團警學一律禁止。書繕就。自鳴鐘已十下。天微雨。寒氣凜冽。厚毡尤覺無溫。眎攝氏寒暑表。已降至十八度。前門一對關。十四日。是日爲星期日。墟南有天主教堂一所。教侶既少。地復荒蕪。四十年前曾有外國教士駐此。後無至者。位教士與鄧技師俱天主教徒。聞之太息。是晨聯赴該堂頂禮彌撒。予早起。散步曙光中。聞銅鐘鏗鏘。尋聲往視。及門外。微聞位



菠 蘿 園

鄧兩君祈禱聲。乃不逕入。蹠躩山麓。坐溪石上。寒流微咽。宛若逆旅深宵。聽隔牆人喁喁細語。殊不寂寞。草地雨後。螞蝗滋生。滿粘皮鞋。勤拂始去。既聞堂鐘復鳴。知彌撒已畢。乃登堂遊覽。堂狹小。深丈許。橫約三丈。廳事供馬利亞像。米籬農具。縱橫無隙地。位神甫擬撮照。惜堂面西。旭日甫昇。立處與太陽正對。像必不佳。預約午後再來。位神甫攜有紅茶牛奶餅餌。遂重赴溪畔。席地小飲。乳香茶冽。迥異尋



運 木 之 牛

常。此中佳趣。惟旅行者知之。隨返寓。蹊間遇黎人。驅牛曳板上。其法以梳套牛頸。左右繫長木。末端縮枋。使相聯絡。板塊纍纍。拖曳而走。木材屬苦梓母生。由凡陽或紅毛崗運往嶺門。轉烏坡船埠。以至嘉積。此種苦力。往返須八九日。工資僅一元。食宿自備。負米而行。風餐露宿。米盡得金。不啻徒勞。而幾日途程。謂之爲人牛競走。一種運動可也。板材本良。惜因牛運多破損。不得貴值。交通不便。草木亦遭貶

折。國中此項損失。甯可數計。返寓後。馮偵緝員攜猿骨箸見贈。言伊叔商嶺門久。熟黎情。黎性險惡。每藏藥食物中。毒害行客。試以猿骨箸立驗。予謂以誠待人。何來不利。挾箸而遊。是疑黎矣。古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虞詐往來。害由自取。因還其箸。笑謝之。各校長團董等以禁抽黎貨。相率來具切結。遵令即日罷止各捐。李君樹英談嶺門故事。言嶺門係黎崗門戶。向稱衝要。前清馮子材奉命撫黎。設行轅於此。其後政府設開山局、善後局、安黎局、撫黎局、黎務局、皆仍其址。雖名稱遞有變更。而職司無異。宣統二年有李君熙。民國七年有伍君毓松。主理局事。撫治得宜。黎民至今猶追思焉。清嘗置把總。民國初仍駐防軍。茲則戍守廢除。房舍傾圮。舊日官廨。淪爲榛莽矣。李君爲茶商。父在馮子材軍中。得梅縣幕客授以製茶方法。謂五指山多野茶。製出可獲厚利。由是遂世其業。往來山中者有年。余因就詢腹地情形。則咋舌曰。此去第四日。越三十餘嶺。亂石巉巖。無徑可循。惟攀枝作猱升。乃可度。詰以君往亦乘輿馬乎。則曰乘馬。復詰以如許蠶叢。騎而度耶。則曰

斯時已下馬矣。余審其故爲夸大。因語之曰。馬已可登。豈人不能越。余此行徒步去。當視君驅馬爲易耳。李唯唯而退。位神甫介紹天主教民某來訴。謂教堂公產。於四十年前。給某甲保管。甲歿。遺其女。女嫁耶教民。產遂媵焉。執契理論。屢訴無效等語。因面囑團董查明。爲之調解。是夜。楓林颼颼。寒飈淒動。出視星光照野。秋蟲微吟。已絕非海洋景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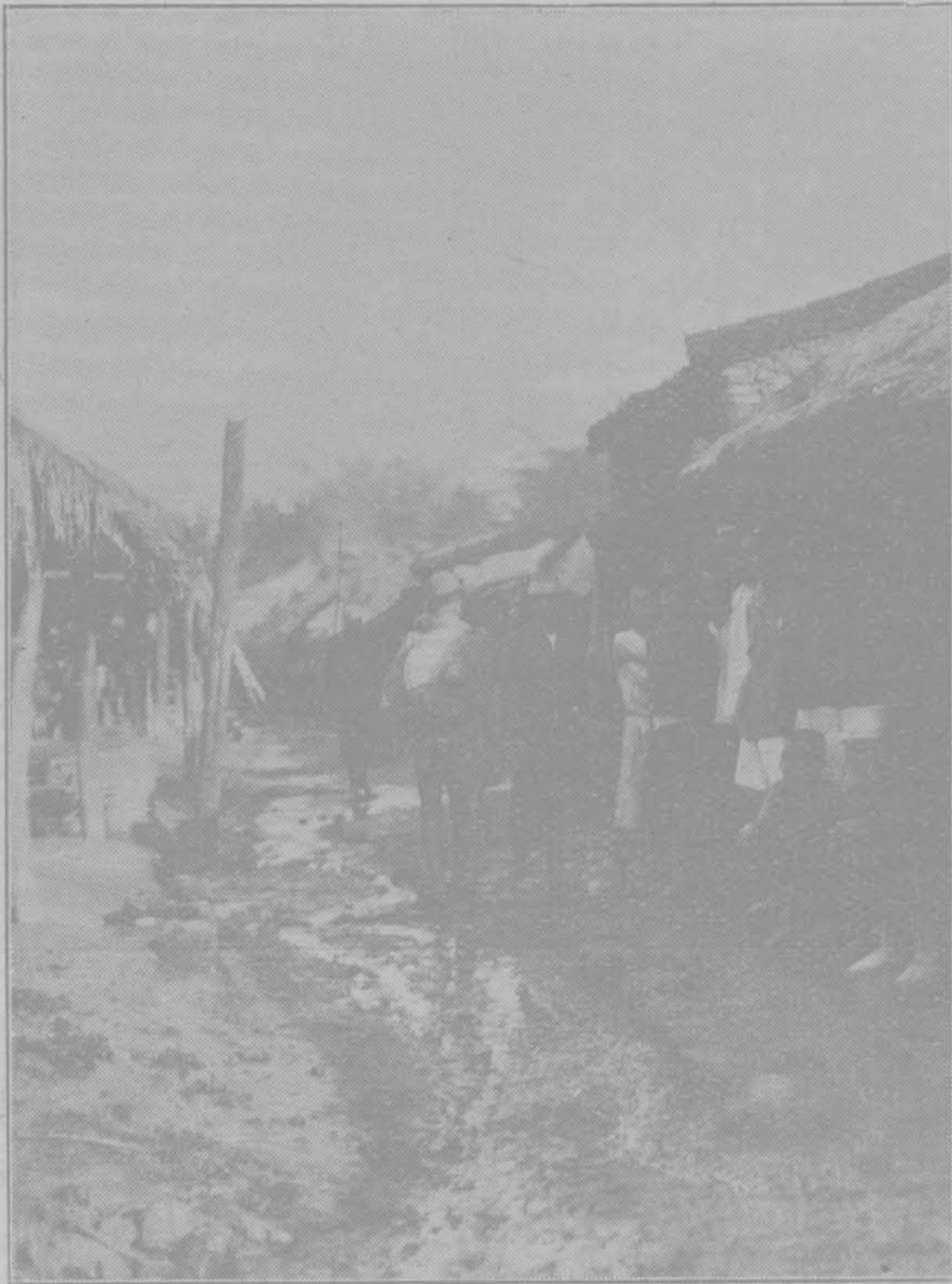
十五日。黎明造飯。聚餐畢。集合官兵。立曉霧中談話。告以二事。一軍紀。謂今日便要到達黎境。黎人心目。久無官兵。一旦蒞境。必招驚疑。彼輩腦筋單純。易動喜怒。務須待之以誠。昔年陳繼虞陳可章敗退凡陽。兵失紀律。全崗騷然。男女遁避。糧食不給。軍心動搖。遂以潰散。此至黎境。應以二陳爲鑒。二衛生。黎境氣候甚佳。所應特別注意者。飲沸湯。寢垂帳。防止霍亂寒瘧。其餘當無他慮。於是每人各發竹筒一個。盛鹽半斤。使懸腰際。攜以自用。黎境鹽貴。珍同珠顆。以作贈品。黎人極寶愛之。崗內新市預知予來。先派挑夫廿名。驕兩乘馬四匹來迎。由墟南出。轉向西



江 渡 灣 姆 猪

南。所過田野荒蕪。茅草散亂。偶見破屋。已無人居。父老云。此地昔多森林。因黎人游牧。至。闢土種禾。焚林取燼。充作肥料。歷年已久。膏腴漸竭。乃復棄去。舉室他徙。游目遠望。僅楓樹三五株。於死灰寒燼中。透露生機。倘能以人事重加修治。雖非沃壤。要爲可耕之田。十五里有溪曰吱喀。深二尺餘。浮竹筏一方。以渡行旅。筏小。纔可容二人。爲速渡計。兵夫皆舍筏徒涉。頃刻渡過。十七里。有水猪姆灣。深數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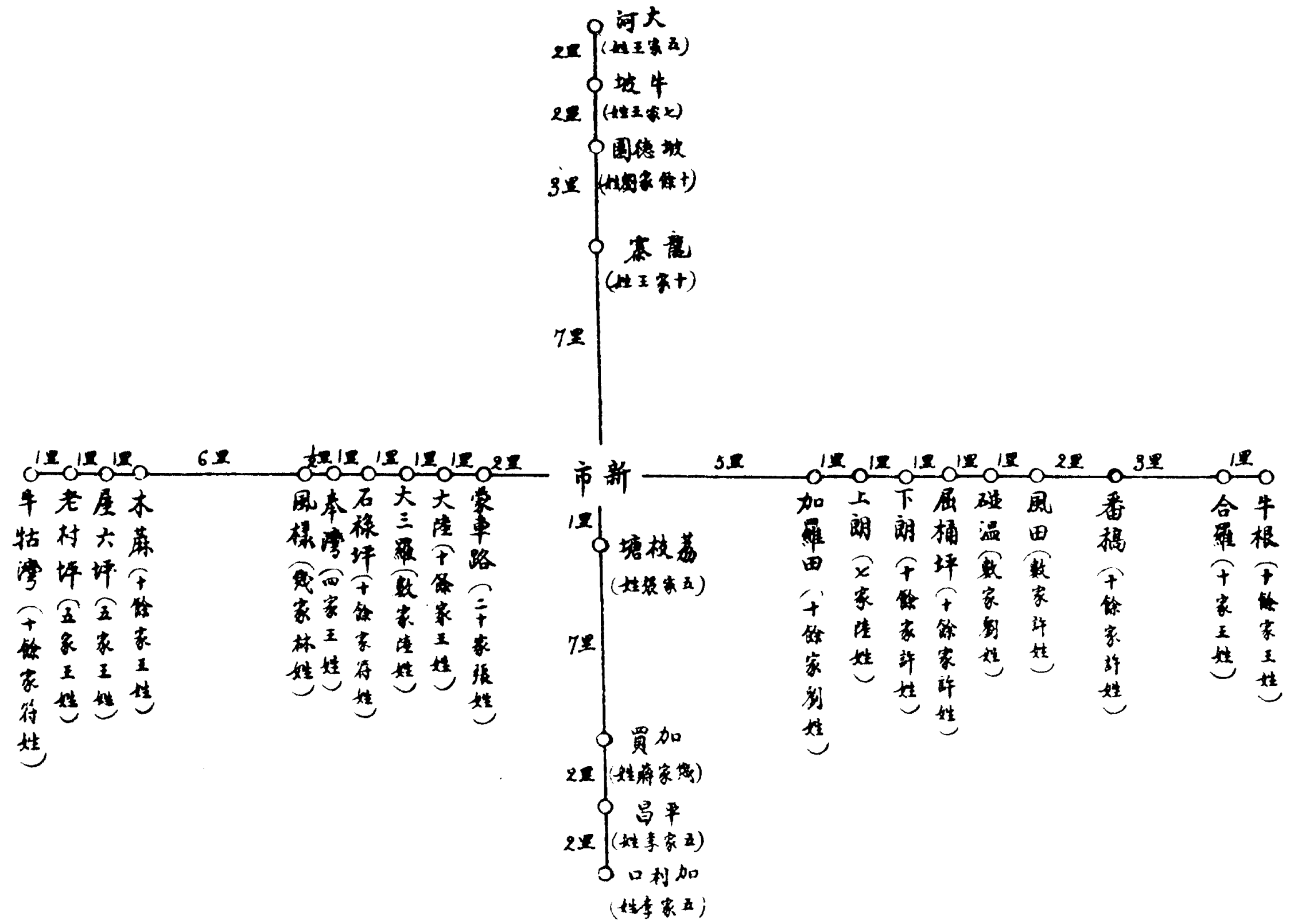
相傳馮子材軍行至此。巨砲墜水中。風雨之夜。有聲若雷。此類神話。不一而足。黎人津津樂道之以奇其人。灣之上游。水出石隙。狂瀉如飛。尋常亦備小筏載客。筏容二人。划者反倍其數。淵深不任篙。以巨籐縛筏。一人啣籐。搏水先進。二人撥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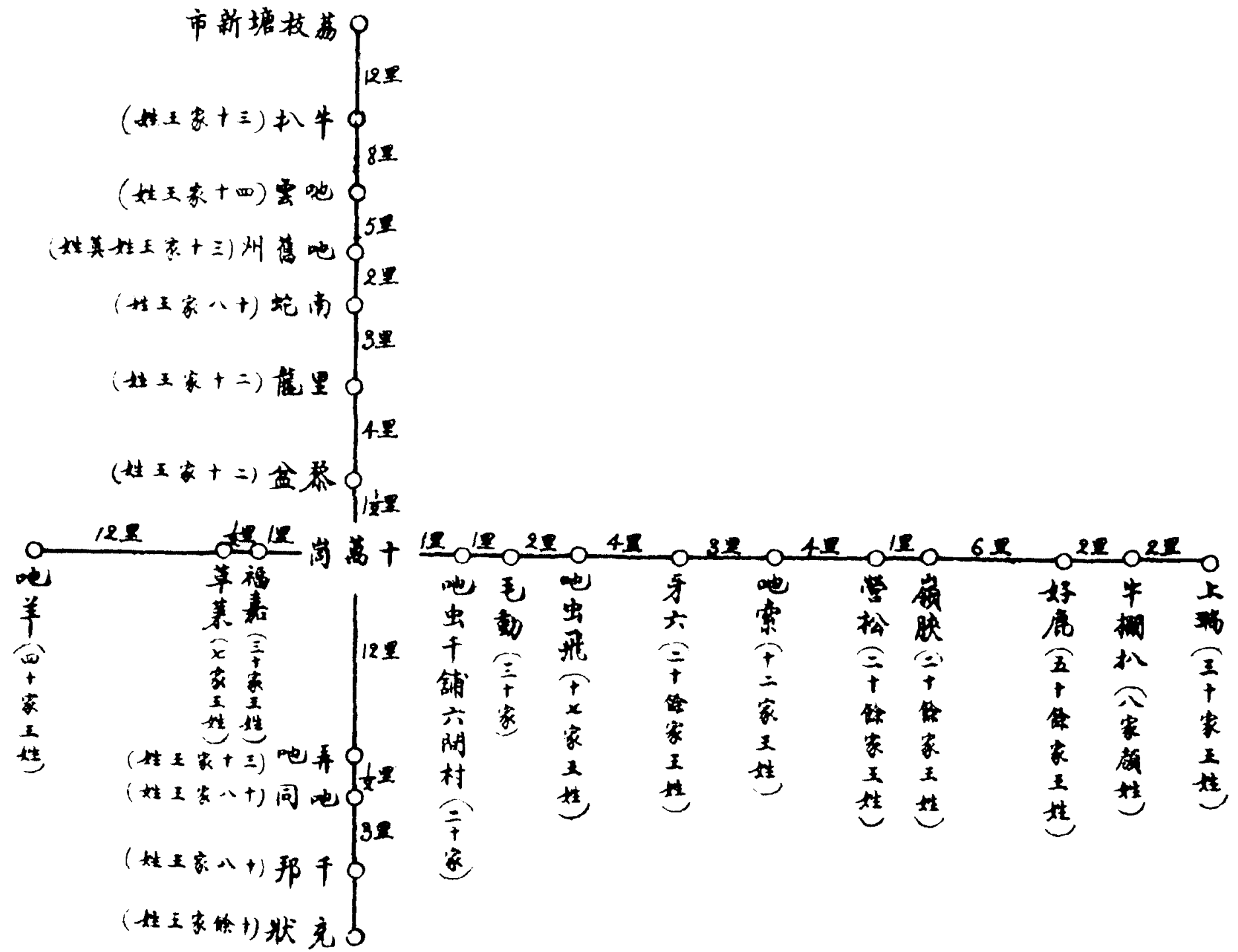
使前。耗力費時。愚不可及。予至。土人已先造十筏。接駁爲一。划者十餘人。出沒水中。閱數小時乃畢渡。灣水源發五指北麓。東市流出嘉積河。由嶺門至新市公路。必經此。當利用上游巨石架

橋。費省而橋亦鞏固。渡後。風雨驟至。士兵服裝盡濕。受感冒病者數人。遂以官長輿馬載之。下午三時至新市。又名荔枝塘。（離嶺門二十里）馮子材關墟時。限令十萬紅毛加釵水滿南蛇南勞六崗。各造瓦屋一所。餘二十餘間。均用茅蓋。近設六崗總團董辦事處。低簷陋巷。風雨不蔽。黎人生活。此其見端。紳耆宰猪餽送。僻壤山民。亦知有禮。傍晚。十萬崗總管王家訓暨居民數人來控王鴻照。請以豪劣論罪。允爲查辦。鴻照前任六崗總團董。客歲撤職。以陳學熙繼之。學熙齒稚。非黎籍。家住嘉積。與防軍官長某君善。薦諸善後公署。值鴻照被控。權以委任。此次隨予出發爲嚮導。過南關時。紳耆嘗請勿用。謂學熙不諳黎語。名姓非黎人所知。往恐僨事。不如且止。予以學熙自願服務。情意懇肫。未以爲可。至此乃知六崗總團董辦事處原設於此。學熙以不諳黎語。不敢來駐。因召問黎事。多不了解。遂自慚求去。具狀請辭。准以副團董陳寶鈞代理。夜集各團董談話。着將區內保甲從速編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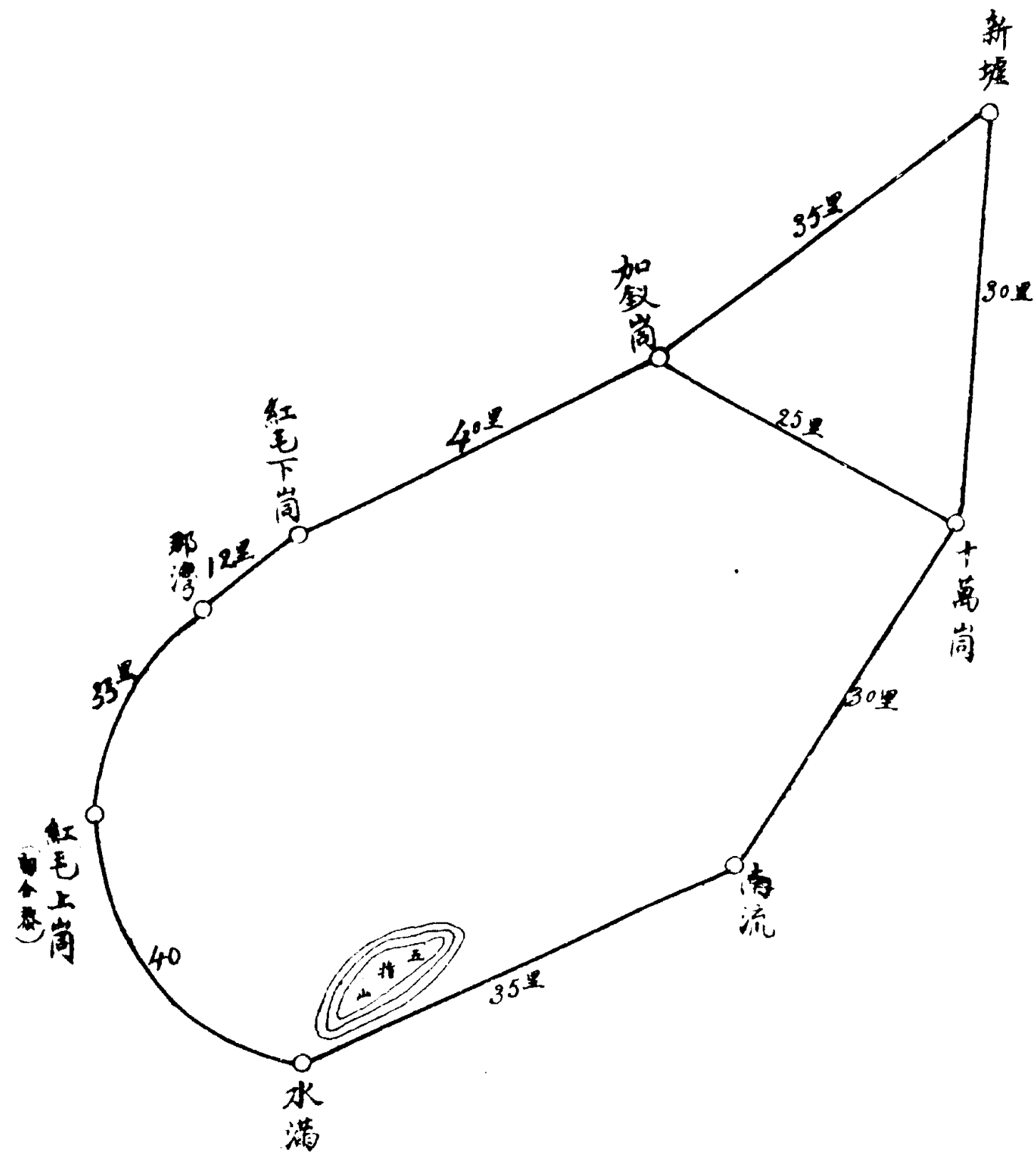
新市附近略圖



十萬崗附近略圖



新圩五指山西南兩路指示圖



十六日。晨八時。前赴營根。有夫廿餘名。馬四匹來迎。馬羸瘦。纔勝人。不忍鞭策。緩轡而行。沿途岡陵起伏。水澗縱橫。岡上牛羣就澗飲。遺糞斷流。汗積如漿。士兵行膝漬溼。易釀足病。休息時。誠以每涉汗水。卽須洗濯。十五里抵營根市。團董王鴻照等迎赴書塾。市有茅店廿餘間。多梅縣大埔商販。王君堅留午餐。予以前路方長。婉辭就道。途次渡河。水深沒膝。是日天氣酷熱。兵夫苦渴。每私飲河水。此爲旅行黎境所大忌。亟派醫生檢驗。三時抵加釵崗。(離營根二十里)駐總管王傳義村。村有茅屋三十餘間。婦女不御內衣。僅以方布一幅。對角掛胸部。外套對襟。排鈕不扣。四週及袖中部繡花邊。下裳爲裙。予進崗時。村外見女子三人。竚立樹下。初覩袖紋。疑受繩縛。着弁趨視。女驚。掉臂疾走。始爲恍然。村緣竹林密籬。闌門堆石若小堡壘。狀極鞏固。據云黎村時起械鬥。此其防禦工事也。住宅湫隘。門低小。進出須偃僂行。宅分廳事睡房廚房三部。犬豕眠食灶下。鷄鴨呷喋榻側。人畜混居。殆所謂犬豕一窩也。其屋宇編茅爲蓋。削竹爲壁。(廣州名觀音竹)屋外放杵

曰農具飼槽。簷懸竹籃。備鷄卵。民以種稻爲正業。豢牛副之。牛放山野間。聽其游息。各人或洞牛耳。或刻牛角。以爲記號。時往查點。則攜小石一筐。按石點牛。計其增減。亦足嗤也。先是崗總王傳孝接報。以爲予取道十萬崗。故特赴守候。晚間偵知不確。又徒步趕回。入夜。偕總管王家訓來談。崗黎現分擁王反王（鴻照）兩派。鴻照本襲祖父職。繼任六崗總團董。遇事武斷。黎衆不服。各崗總管均懷離異。又鴻照爲瓊山人。六崗則屬定安。已多宿怨積嫌。復參以畛域之見。毆鬥仇殺。遂無虛日。然鴻照爲黎族閥閱之家。姻婭戚族甚繁。力殊不弱。反王擁王儼如勁敵。正談話間。衛兵導一黎人入。爲鴻照族人。奉命送黑熊來。燈下視之。兩睛閃灼如火。重可廿觔。亦五指山中有數之物。途中挈行不便。給資僱人送往合口。付船運交嘉積商團。轉運善後公署。製作標本。並函勉鴻照。速與各崗化除意見。共謀福利。是夕。天氣嚴寒。攝氏表十六度。霧大如雨。夜半起視門衛。值兵以毛毡裹身。荷槍立濃霧中。

加釵筒附近略圖

長棟 (二十三家王姓) 6里

麟紀 (二十家王姓)

20里

6里

管根 (王姓)

大治 (十四家王姓)

15里

換榔園 (六家王姓)

新村 (十家王姓)

粉滿村 (十五家王姓)

吧祥街 (十一家王姓)

賣刀村 (十四家王姓)

吧喃村 (十二家王姓)

15里

加釵筒

大羅 (王姓)

2里

大保村 (十四家王姓)

猿漢 (二十二家王姓)

1里



沃 野 千 里

三十二

十七日。早起飯罷。整裝待發。因崗人與王鴻照有隙。遣營根夫歸。另募接代。王總管懸鼓狂播。頃刻畢集。查崗制。崗設總管。下置哨官。進崗者必預商總管或哨官。否則不予通過。官來。例由總管轉飭哨官。按戶派夫派米。有急要時。擊鼓傳集。應徵者莫敢有失。崗人頗貧乏。財力遠遜營根。用具多不備。王總管家訓。乃砍竹爲杠。縛筏爲輿。人坐其中。以二人抬之。若遊神然。婦孺莫不匿笑。二里。過一村。村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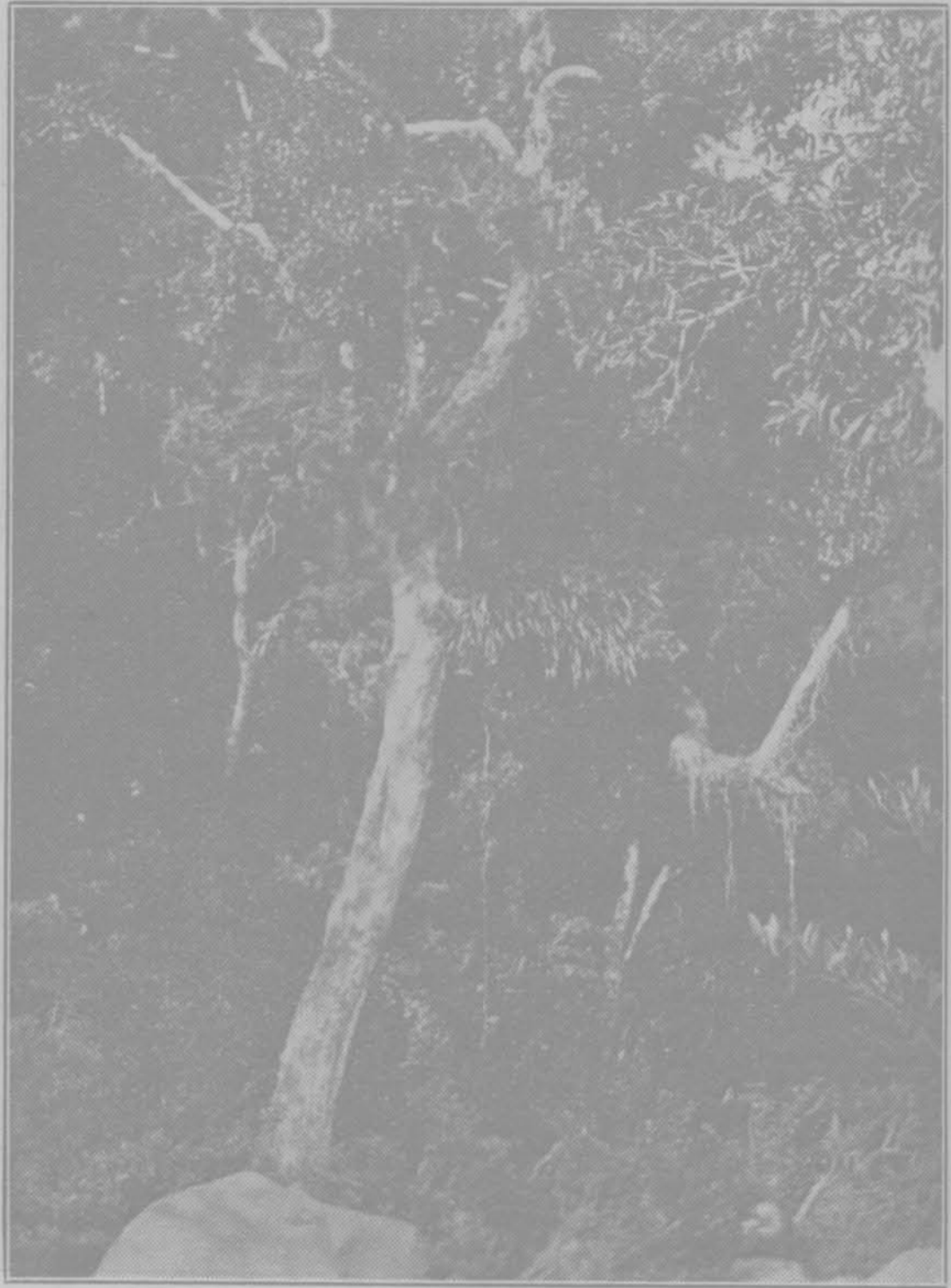
家祥。村人李某。昨夜曾來謁。李爲欽州人。隨鄧本殷軍來瓊。鄧敗後。隨陳可章部遁入黎崗。遂家焉。八里峻嶺迎面聳立。踰而過。高可千尺。名分界嶺。嶺多楓樹。陳團總寶鈞云。此楓不育野蠶。離此數里。有鉄砧嶺。嶺上楓蠶俱盛。地隔咫尺。而物類向背若此。彌覺可異。踰嶺循斜坡下趨。東坡斜度稍緩。西坡峻險。跼躄慮失墜。本日所歷。山路崎嶇。水流折抱。兵士頭額足脛霑汗欲滴。三時抵紅毛下崗。（離加釵崗四十里）總管王正和率鄉中弟子舉旂列隊迎村外。此種歡迎形式。在黎境不多見。王老健。常往海口。頗諳世故。能縱談崗外事。力請爲黎民造福。村廿餘戶。有馮子材造石室一間。稱巨宅。予駐其間。榻外幾無餘地。黎人下飯以鹽魚肉蔬菜。窮年可勿需。以視吾人每日徵求食料。煩簡迥殊。是日軍隊與村人購猪一。已定價。猪在山。不就縛。宋副營長知余攜猛獸獵槍。請擊之。應聲倒。士兵欣然昇歸。權之約百斤。人多肉少。明晨慮無肉食。同事因請給榴彈轟炸魚類。乃赴村外深潭。選善泅者若干人。挾彈擲之。轟若雷霆。魚浮水面盡白。撈而拾之。得八十

二斤。晚飯後。接見數人。中有龍某。石城人。年六十餘。曩隨馮子材入峒。現設肆崖縣之籐橋。又有呂某。陸川人。前屬龍濟光部。龍敗流落。娶黎女。家住大旂。二人均以收賬來此。此輩與前日加釵所見之李某。均屬散兵流落。同化於黎。黎族複雜。可以概見。是夕星月微茫。林樹靜悄。集士兵峒人。環坐草地。撥留聲機奏中西京粵唱盤。燃放烟火。一晝夜間。虎銃、魚雷、音樂、火戲。畢見。黎境自開闢以來。此應爲第一回事。崗宅形式。與加釵稍別。加釵屋作金字形。面積甚小。此則作弧形。室寬長若廣舟。婦女裝束亦異。加釵婦女不飾頸項。此則滿掛珠串。珠爲果核。染以彩色。夜間。王傳孝來訴。其侄娶紅毛峒女爲婦。婦戀外遇。生子彌月。惡其不便。扼吭斃之。翌年再子。婦又斃之。傳孝怒。逐出之。事聞鴻照。以難傳孝。百計需索。不厭不止。觀此可得黎境數事。(一)各崗通婚。(二)同姓通婚。(三)黎女殘酷。(四)團務腐敗。夜繕函致崖縣長王鳴亞。囑至凡陽相候。函由呂某轉送。呂家大旂。與王昭夷共里。昭夷與鳴亞善。由呂轉送。必可達到。紅毛離大旂百餘里。給呂工力光洋

二元。黎人見者。咸嘖嘖羨呂獲鉅金也。夜半。風雨忽作。燭光閃爍不定。因擱筆不作日記。方欲就寢。正和又偕龍某冒雨來訴。有易苟者。爲龍濟光舊部。性凶暴。慣作惡客。去年九月。龍偕呂某借宿苟家。失金數百元。尋知苟串竊。登門理論。苟挾槍。揚言進則槍殺。龍呂無武器。不敵走。近聞苟犯法受執。來索失金。並請予嚴懲。散兵留崗。往往滋生事端。苟其一也。

十八日。微雨。攝氏表十八度。王總管等網易苟來。苟供龍呂曾至伊室開賭獲利。彼與賭徒某均大負。遂約同行竊。龍呂斥之。索覓證人。苟語塞。王等歷數苟罪。劫舍搶牛。佔人妻室。苟亦不辯。惟作猶笑。若不知有法在者。已廉得其情。苟實蠢蠢。罪無可逭。爰傳陳委員命。處以極刑。崗人圍觀稱快。然而國家未能輯整羣黎。使崗有可守之法。姦民因無所忌憚。恣犯罪戾而不自覺。又從而誅之。苟雖伏罪。竊哀之矣。十二時雨止起程。出村門。左望伯華山。高可千尺。蒼翠欲滴。一小時抵那灣村。村長派挑夫輿夫多名。在村外守候。逐次接替。五指山卽在村東南。崩崖在

望。雨後雲烟。繚繞峯岫間。山容綽約。愈增嫵媚。似歐洲大戰前泰西婦女。輕綃罩面。不遽示人真面目。益令見者心癢。同行諸人。相與指點笑語。頓忘疲勦。檢視地圖。那灣西通凡陽。南通五指嶺。那凡線爲輸運牛羊木材大道。路頗平坦。那指線則爲商販往來小徑。殊不易行。船石山一段。路多溝洫。人行泥淖。輒顛躓。山高可千尺。山陰多古木。山陽火後。僅灰土一片而已。山行一小時。徑塞鮮人跡。疑已迷路。嚮導引兵先發。末由查問。詢諸挑夫。據云。路本通合黎捷徑。特羊腸詰屈。行旅以畏途視之。予等喜。精神復振。繼續度嶺。茅草拂耳。頷作奇癢。草杪螞蝗。沾人衣袂。嶺門商人以螞蝗爲黎境毒物。飛舞空中。鑽人眼口耳鼻。對客陳言。舌撓難下。疑卽指此。又可證其說之不確也。山多楓樹榕樹風栗梳榔番石榴等樹。岩石概屬花岡岩。土質灰烏。狀至肥饒。穿林下。至合黎村。村邊古樹數株。大可數抱。枝纏蘭草。種類互殊。華實參半。花間蛺蝶。文采斑斕。亦尋常所罕見。小憩樹下。幽香風送。神思一清。勞人得此片刻歡娛。至爲酣暢。命輿夫登樹採擷子實。以備移播瓊



水發電。可供全島需要。三里。涉一溪。水底多圓石。如鴛鳥之卵。滑不留趾。箭流迅急。失墜受傷者數人。渡水即爲吡陽村麓。（離紅毛下崗四十五里）總管王西成嶺門商販呂毓軒等數十人。拱迎登山。寓呂家。屋深可六丈。寬二丈。上洞小窗。開

寶石城。合黎村房舍櫛比。

年來傾圮殆盡。足見

樹盛衰無常。一水繞村。

源出五指。岩石晶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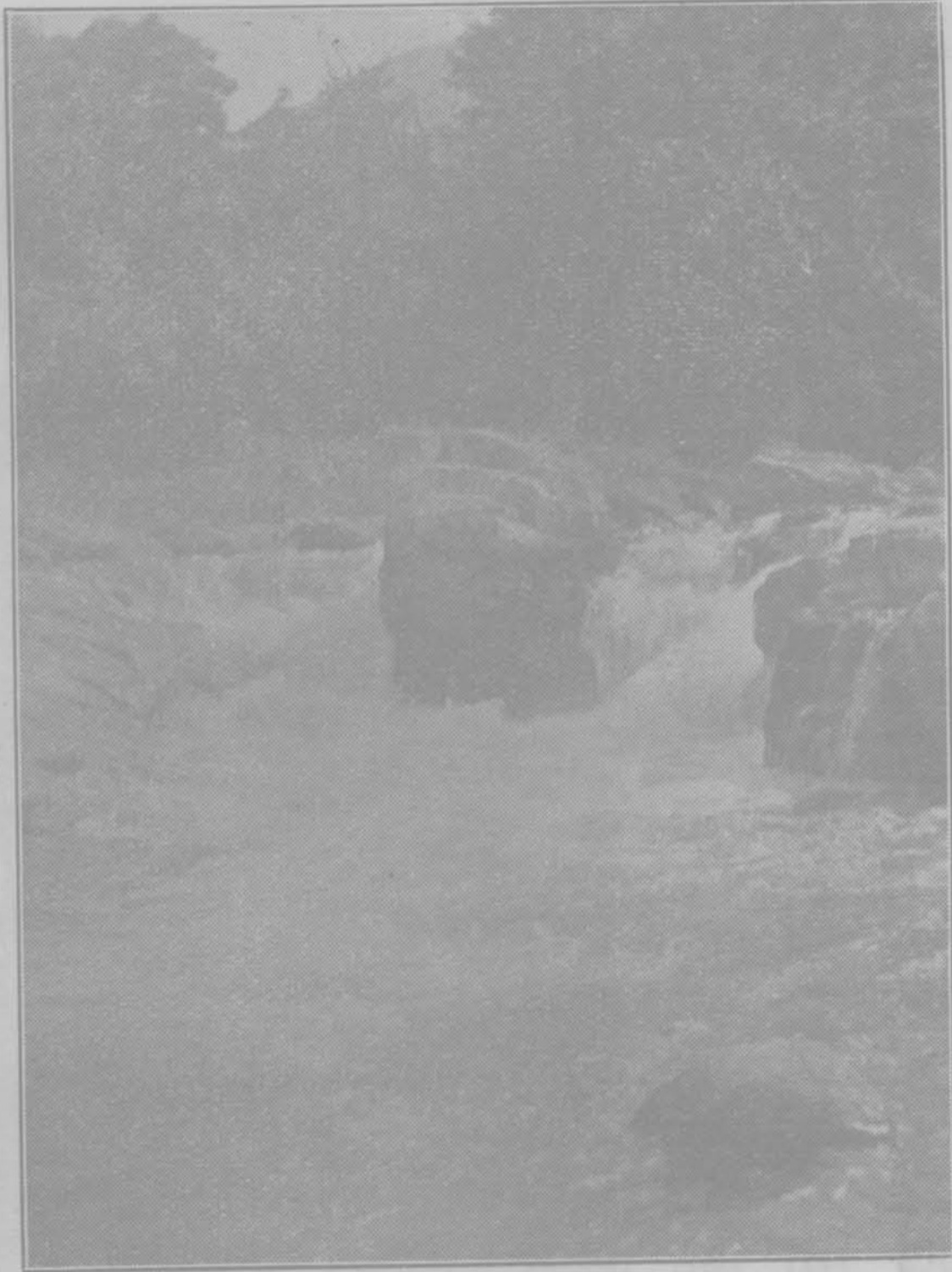
廬山青玉峽。庶幾近

之。而巖上百丈珠簾。

草如懸匹練。觀瀑者又

當舍彼而顧此矣。將

來海南實業振興。利



闔用竹竿撐之。兩側

設竹筏。頗有日本馬

地來風味。呂請晚餐。菜

品有雞肉粉絲眉豆

芋薯。盛以陶器。隆若

小丘。七日長途。肴饌

布當以此為最。呂君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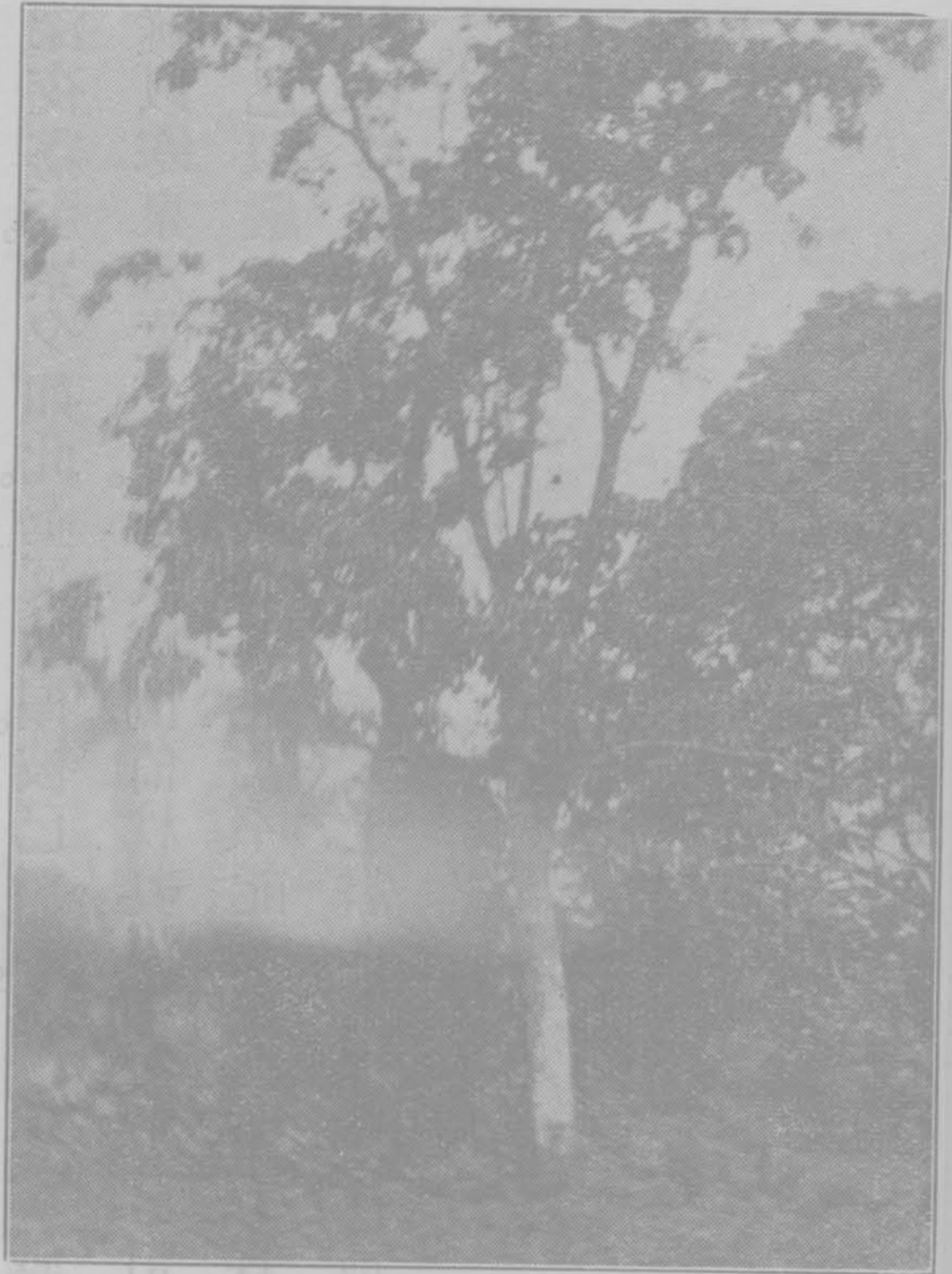
觥勸酒。意殊殷勤。飯

後。復剖木瓜。瓜大若

葫蘆。色金黃。皮漲欲綻。味甚甘。菲律賓濱木瓜名世界。予屢嘗之。遜此色香。將來交

通便利。奪菲瓜席者。其地陽瓜矣。呂云。黎人不尚蔬食。鮮種菜。彼闢園播植。黎嗤

其多事。蔬菓而外。並種油桐樹。(土名活棠)三月開花。實可搾油。椰樹則絕少。嶺



門至此。始得二株。崗

人防人損傷。於幹之

油 中部。張籥如傘。阻人

攀登。其珍護之狀。當

桐 使三亞清瀾人失笑。

婦女挑水。俱用竹筒

樹 瓦器。大抵離市已遠。

木桶不易購。且笨重

爲山民所不喜。俗信

鬼神。婦女背貼符籙。祈求神佑。位神甫向村人易一鉄叉。狀若劍。神棍每啣劍作
魔術騙黎民。夜間王總管來言。此去五指。蓬蒿塞路。宜留一日。以俟芟夷。予笑謝
之。曰。水客非猿臂。皆循此徑行。奈何以是濡滯。王總管曰。君意既決。不可強。予當

星夜傳知。按站割草。以利君行。意厚如此。孰謂黎不可交耶。吡陽村依山結廬。下臨流水。就寢後。水聲入耳。若灌枕簟。回憶昔年夜宿觀音橋寒泉山館。感懷故友。鄧君仲元。不能成寐。推衾起視。衛兵身裹重毡。冒寒立門外。霧霏霏若雨。告余曰。深夜霧至。累夕如此。亟反臥榻。被已無溫。蜷伏幾欲戰慄。林間貓頭鷹苦唳哀鳴。雜以寒泉落葉之聲。令人悽惻。倚枕凝思。幻象雜陳。計此時節。候未及重陽。而天氣已似嚴冬。意夏日清涼。炎威當不能及。如就原有森林。闢園造屋。當盛暑時。以應香港菲律賓濱安南馬來各處人士需求。洵爲消暑最佳地點。輾轉尋思。曙色忽露。飯香且撲鼻際。急披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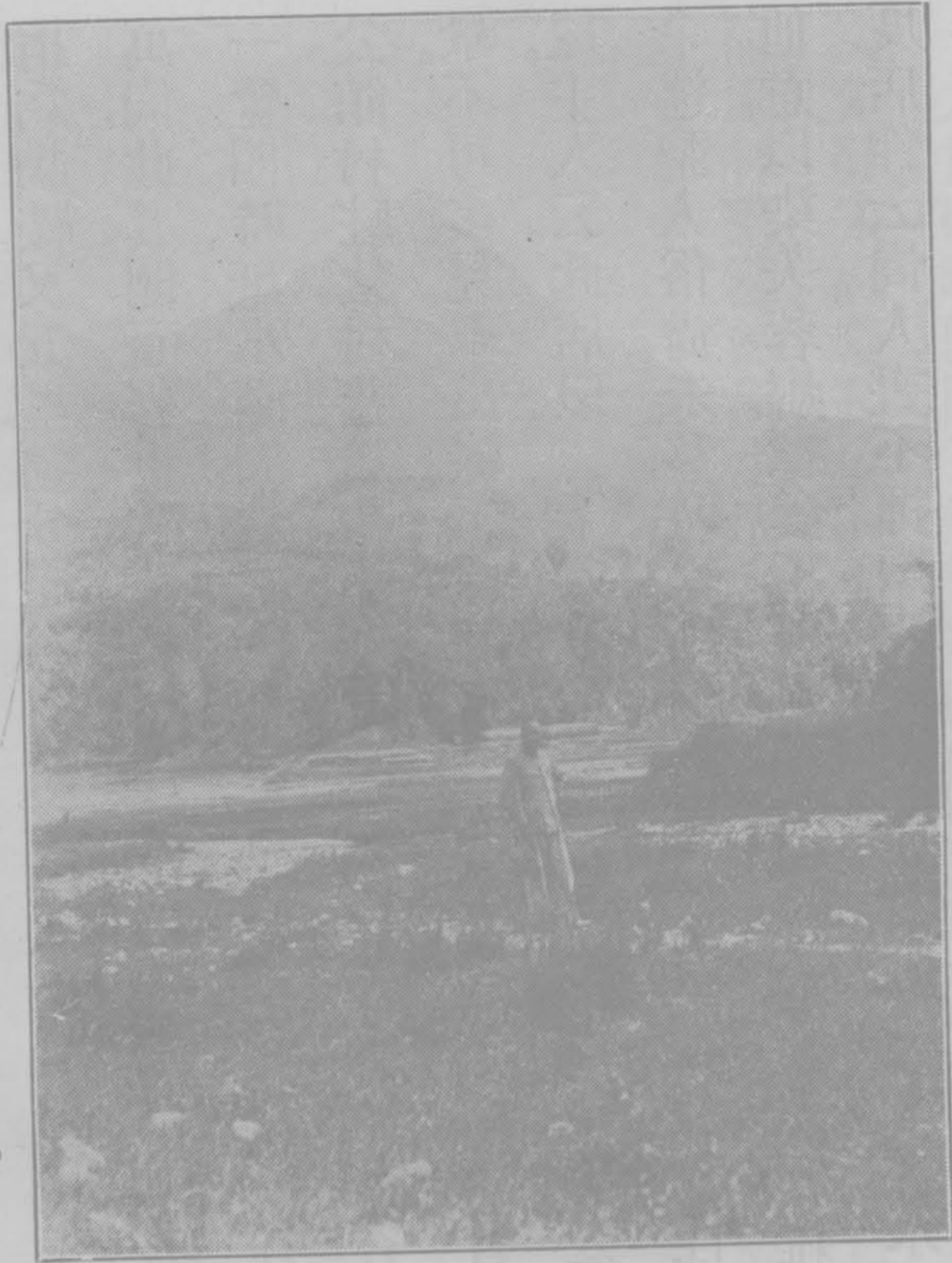
十九日。破曉。卽聞王總管擊鼓催夫。然士兵食未竟。不卽行。余以本日路程遙遠。決先發。宋副營長虞有他。勸勿輕進。予告之曰。吾人日來經行地所。無非高山險阻。深林叢薄。然所至老幼歡迎。豚酒款待。此種境界。雖單騎孤行。決無妨礙。遂行。



地陽往水滿崗之路

已出村後。沿途山隴。繞以籬笆。上掛竹壳樹葉。中間遍豎草偶。以驚鳥獸。五里。過一峽。水流湍急。後枕五指。景殊佳美。十五里。登一山。勢陡峻。使人氣喘。及巔。見雙流。北流卽吾人屢涉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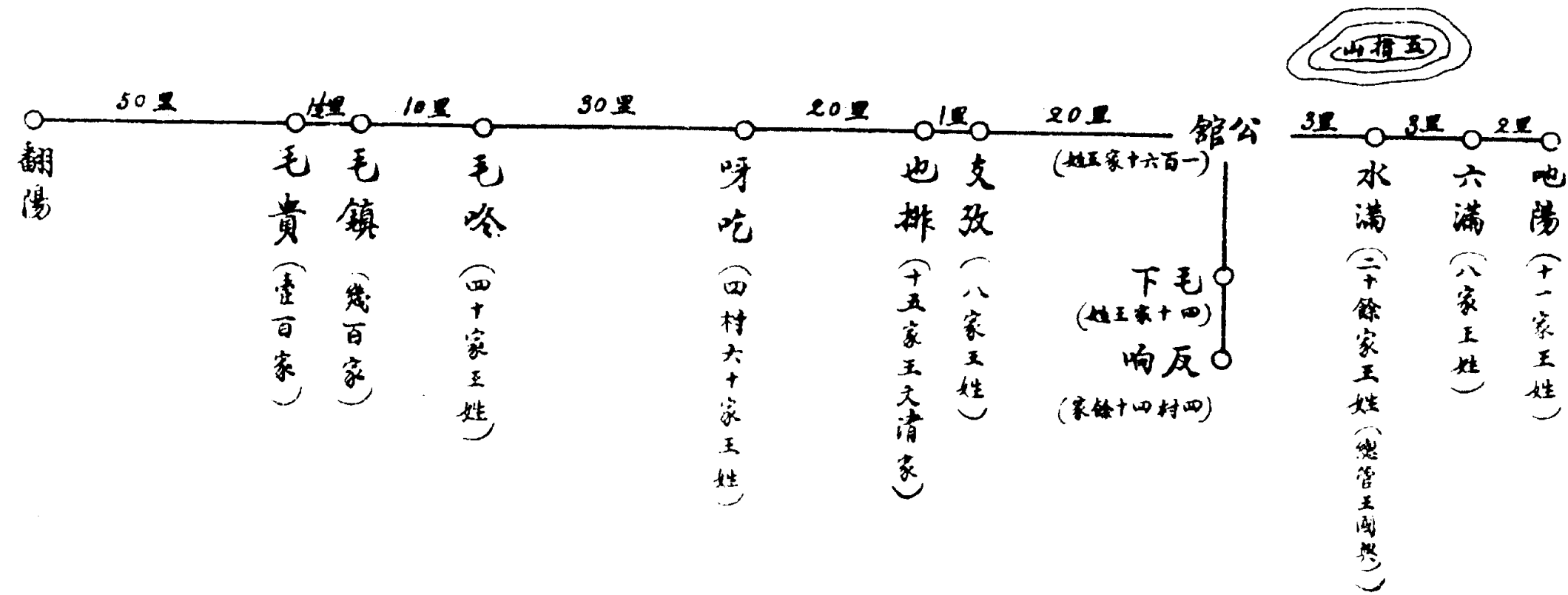
通嘉積西流則通感恩。計隄陽至此爲由東而西南。逾此則正趨南方。蓋由那灣至五指山朝北行。至隄陽乃漸趨西北。由此再轉南進。卽爲五指之西面。二十里。卽爲隄陽與五指山中點。望之戟豎三指。狀若筆架。土人名巨指爲馬頭。食將二指爲馬鞍。又五里登分界嶺。則無名指小指併露。惟不酷肖。土人云。五指正朝十萬崗。此其側面形也。昔馮子材闢黎境十字路。自十萬崗入。沿途刻石留題。惜未一覽。四時抵水滿崗。(離隄陽四十里)居民執旂歡迎者甚衆。陳團總寶鈞導至公館村駐紮。村昔爲馮子材行轅。故名。五時斜暉在谷。虹影橫山。土人云。如是奇景不可多見。亟出攝影機映畫機分別攝取。下榻樂會人商店。店頗廣闊。坭牆草屋。主人云。此店以二十八金造於四年前。主人衰老。髮稀齒落。久商崗中。入夜就余述黎人俗尙。未移時。輒請去。以來夜續談爲約。予怪之。一伴密語曰。此老去無他意。以染芙蓉癩。癩發不可耐耳。十時許。涼颼入戶。雜以細雨。寒暑表降至十四度。店伴云。崗人晝不揮扇。夜須擁被。雖炎夏無改。查水滿崗高出海面二千七百



去。此外日本人來採集動植物標本者。尤所常有。喪亂後。路途梗塞。此項旅行之跡遂絕云。

五十尺。尙在五指之麓。其氣候既如此。若造其巔。寒更可知。光宣間。嘗有德人於分指界嶺造茅屋。結伴而往避夏暑者十餘人。山又有美人十餘。利用天然岩壑。設床榻其中。幽棲月餘。夏盡始

五指山附近略圖





影合婦黎與人同

二十日。早起。寒暑表降至十三度半。寒徹骨。士兵多烘火取暖。地近熱帶。九月圍爐。亦異聞也。七時許。望五指高處。旭光冉冉。峯巒烟霧。層層隱沒。頗似美人曉妝。捲簾梳洗。雅愛其景。撮入鏡頭。飯後。天氣晴朗。請居停主人商允隣居婦女數人。爲之撮照。既畢。贈以鍼線剪刀。咸狂喜。相傳黎婦猙獰可怖。洵屬厚誣。黎女體質強健。好修飾。但不施脂粉。於十二三歲時。以樹刺刺面上作三角形。紋凡五。涅以靛。



婦

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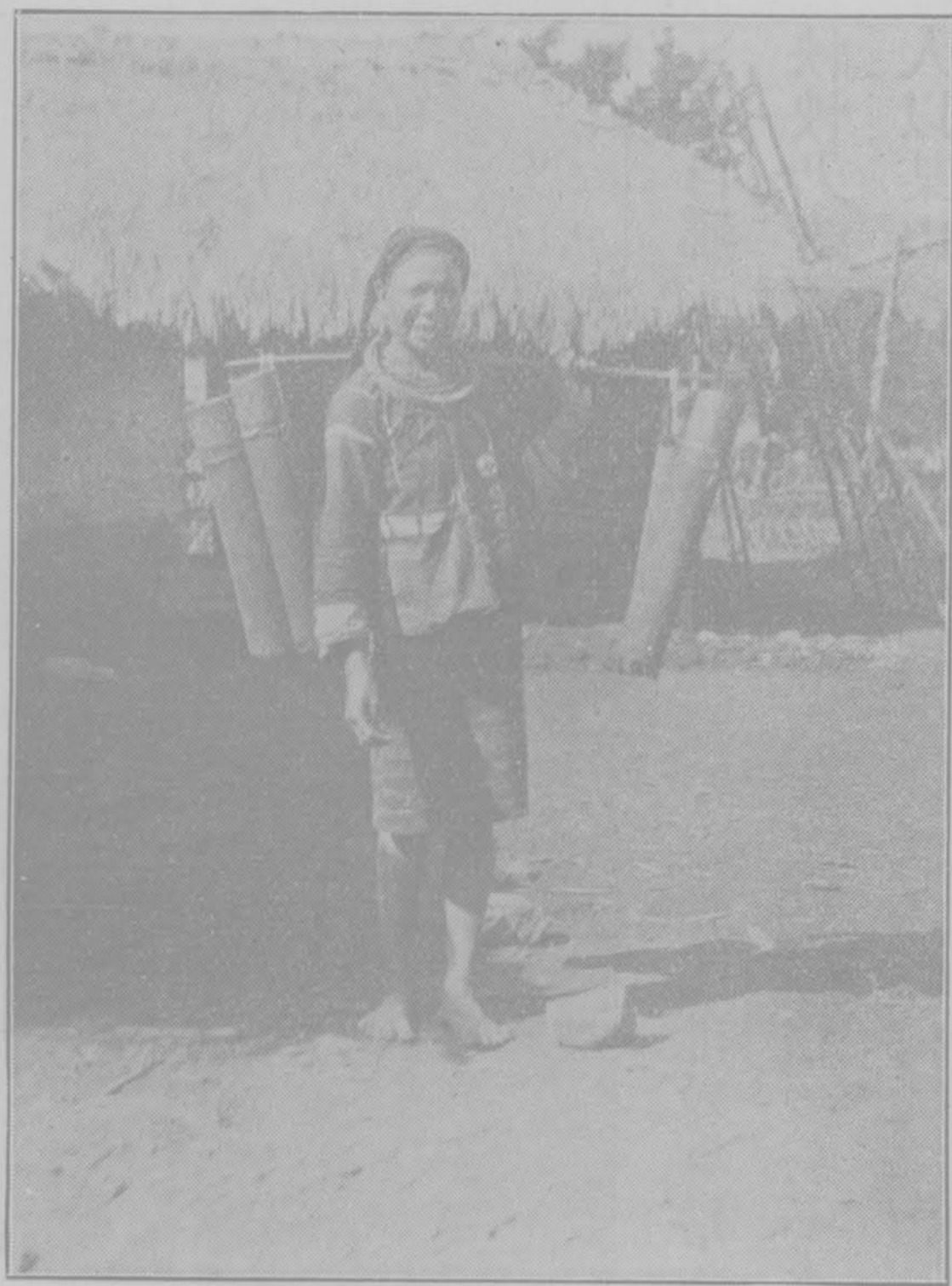
量五指山高度。位神甫用單簡儀器。余用三角比例法。結果彼爲一千二百米達。余爲一千一百二十七米達。若加以吾人所立足地。原有九百米達。則最高峯當爲二千米達。合華尺六千三百尺。測畢。漫行山中。崖壁相望。叢薄蔽翳。小徑敗葉

另以珠算子作串。繞頸數匝。或以白銅片打成箍形。掛頸上。聞白銅箍大小三個爲一套。恆以牛一頭易自水客焉。午與位神甫鄧技師馮偵緝員至河畔。拾取小石。爲研究地質之助。並測



尺積。螞蝗成陣。其木荔枝母生苦梓石栗等。俱大可數圍。若運海口。株可百元。阨于交通。良材老廢。不就枯槁。卽遭焚化。惜哉。山麓多水田。田中沙鷓成隊。發射數翼。以充午餐。又多蛇。大小

不一。黎人捕蛇以竹弓。弓藏田塍。蛇觸之無倖脫。黎人有此利器。獲蛇不少。故蛇皮爲出品大宗。歲值十餘萬元。運銷歐美各國。製革履及用具。近又以之製汽車椅墊。精美絕倫。遠勝漆布。將來闢場養畜。增殖產額。亦黎人生計一端也。歸途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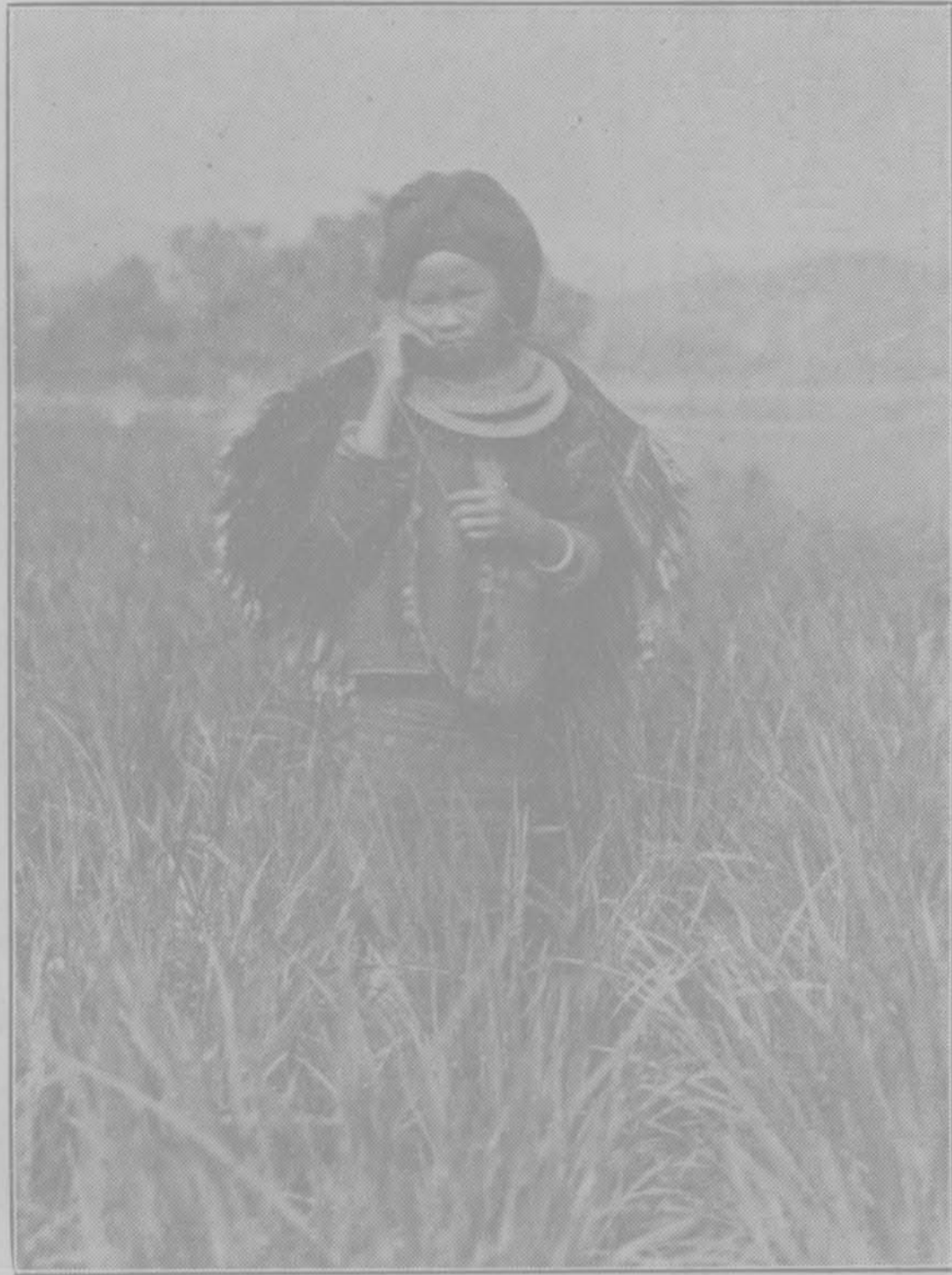


挑 水

兵士數人。與土人議牛價。土人索二十二元。某水客不直之。謂牛不過三百斤。嶺門時價。僅值十五六元。議不成。續來數人。均售牛者。卒與某甲成交。訂價一十二元。牛傷後足。折取半值。未

幾牛至。亦在三百斤以外。夜間放烟火及唱留聲機。鄉人聚觀。深宵始散。寒暑表降至十三度。

廿一日。早出行獵。冀獲鳥肉充食料。窮索僅遇一鳩。歸寓後。鄉人贈麋肉一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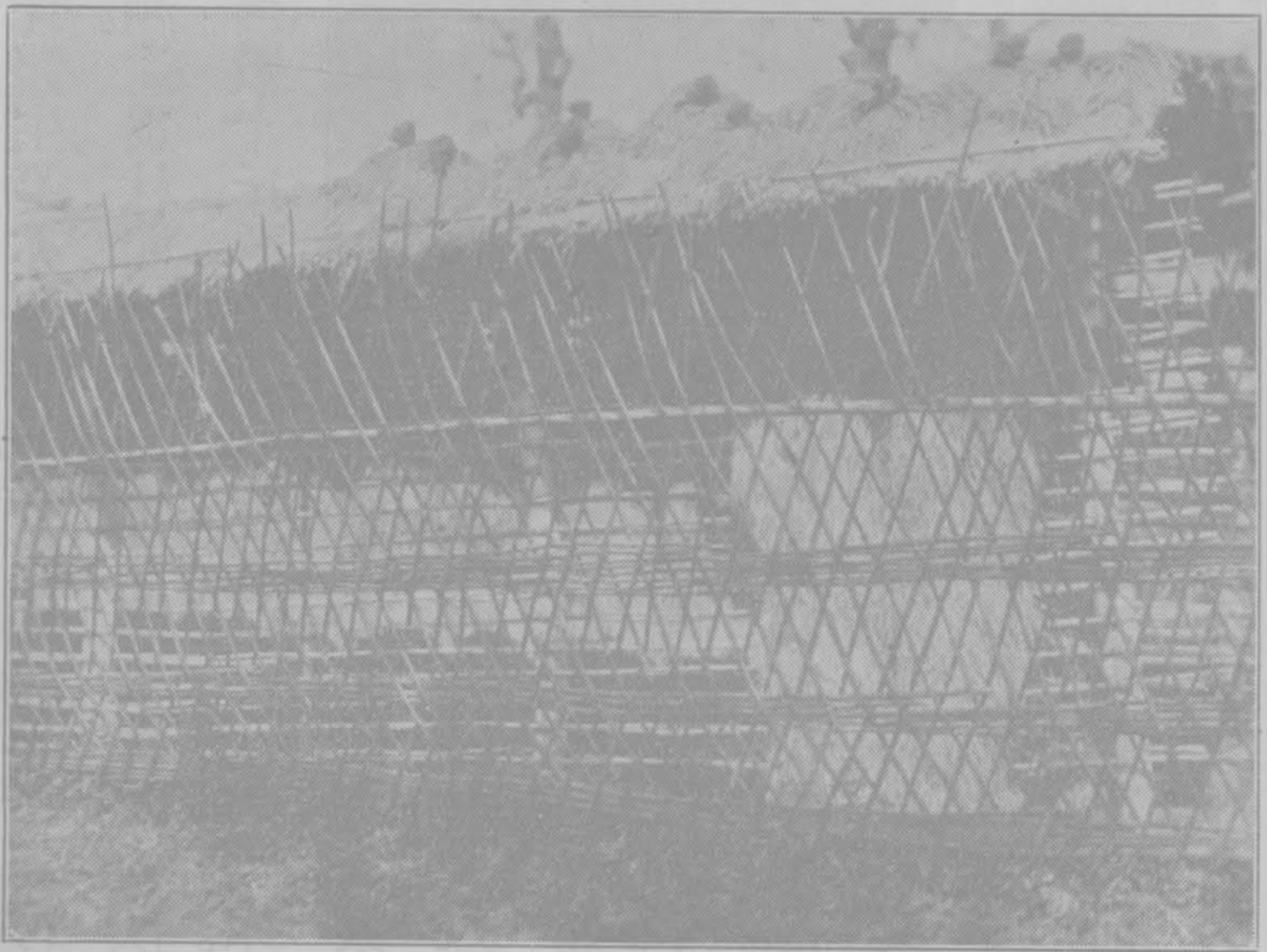
二麋。自鄉人方面竄逸。以距離遠。呶槍不能及。麋踪遂杳。守候逾時。無所遇。予頗快。乃告鄉人。以對面山石。假作黃麋。擊槍發射。石火迸出。鄉人嘖嘖驚歎。旋鄉人以某山多野猪。約率犬往。余伏澗邊。囑鄉人守山後。犬逐猪出。鄉人迎擊亦不

田 間 黎 婦

數斤。夜來得自山中者。鄉人復約獵野猪。黃麋。飯後出發。鄉人荷呶槍。數小犬緊隨之。犬毛短嘴銳。口烏身黃。種類爲外間罕見。既至山中。鄉人縱犬入林。馳走如電。始知犬亦健者。卒逐出



黎人茅屋



黎人晒穀場

中。時日已西沉。相將返。位神甫鄧技師孫醫生等亦自外歸。衣服盡濕。渾身泥濘。笑問故。位神甫曰。離此七里有潭。深莫測。途爲林樹遮沒。折腰撥樹。行水泥中。撲翻者屢。結果炸獲魚類百餘斤。士兵撈獲數十斤。餘任鄉人取去。是夕。老人復來。



荔 九歲卽娶婦。其締婚
手續。先由男家父母。
枝 取得女家父母同意。
備銀鐲一事。諏吉文
樹 定。迎娶之先一日。女
家送猪肉半隻及箭
一枝至男家。翌日。男

家備牛若干頭。(富八貧二)大洋一十二元、錢七百元、布一疋、內衣一件、褲三條、瓦缶一、酒瓶一、陳列室中。請女母或其親人前來點驗。如認爲聘物齊備。許可迎親。則男家再派男子二人。漆面爲媒。另以工人挑禮物。担竿縛弓箭及女家箭。迎



新娘歸。女家戚串百

數十人不等。隨至男

家大嚼。並歌唱取樂。

但不舞蹈。四日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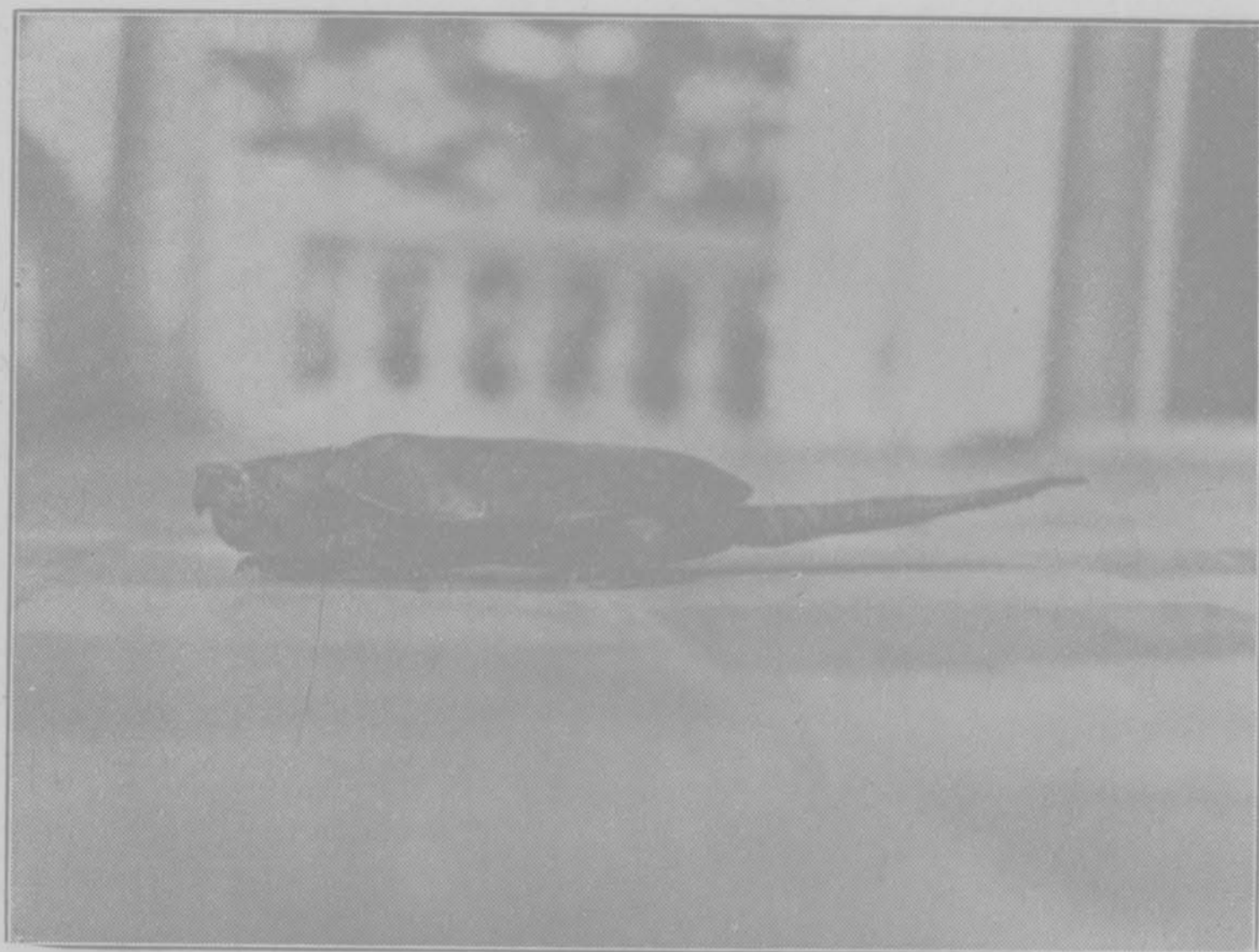
生人娘歸寧。母家宰牛款

待。留牛之半。備新娘

樹攜歸。新娘歸時。衆又

尾往。狂嘵轟飲。絕無

客氣。俗例如此。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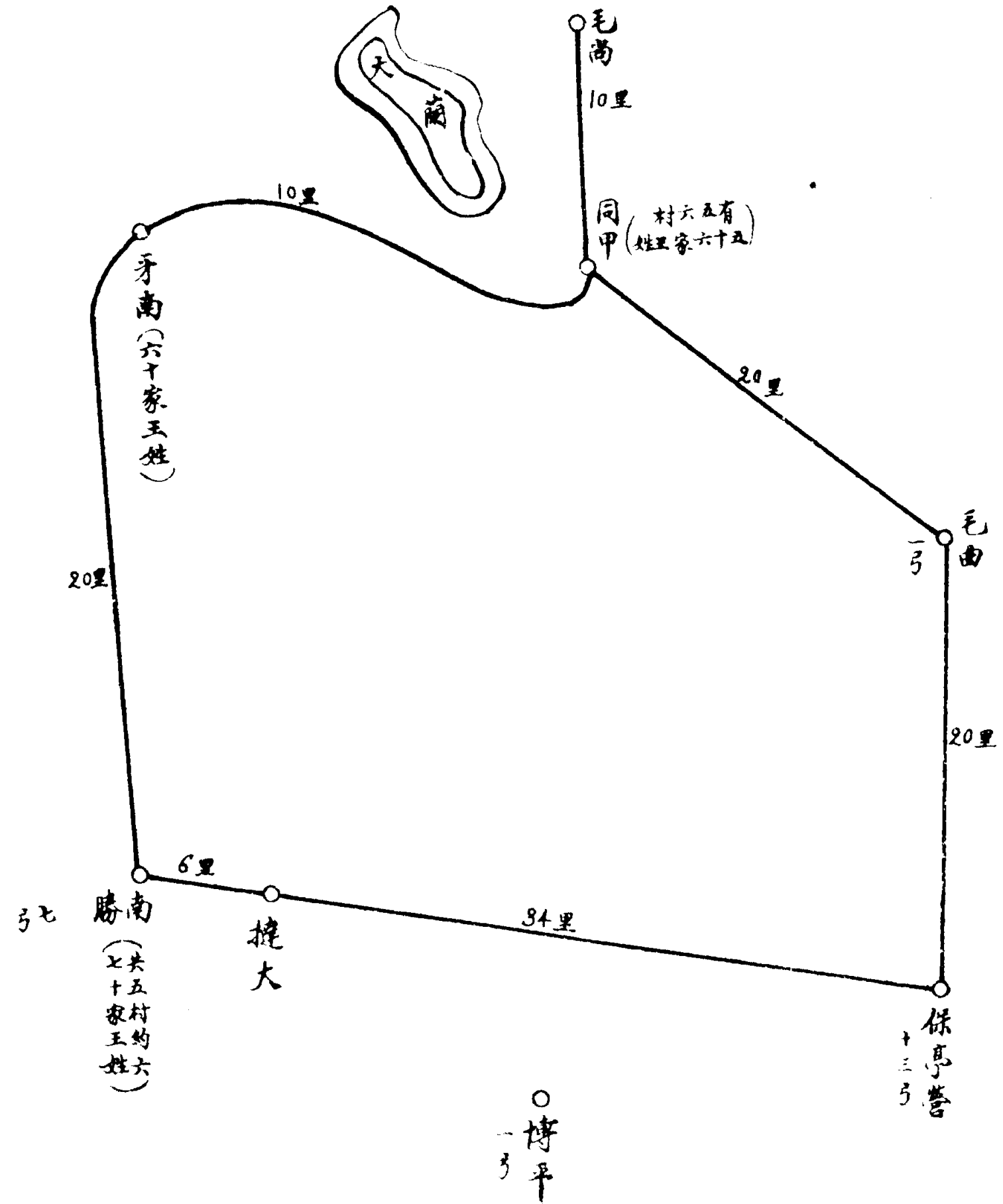


水 滿 崗 之 龜

亦不能免。又黎人患病。云有鬼崇。請巫驅逐。其法取米篩一具。中放衣、褲、剪刀、尺、鏡、雞蛋一只、米一碗。巫者持香望空狂呼病者名字。以招其魂。病人幸愈。則酬巫一元。殺鷄謝土地。巫亦有兼醫生者。則酬牛一頭。不幸死亡。村人皆撫屍而弔。並燃放喇叭多響。黎人住宅狹小。死者草蓆裹屍。外綑白麻。停放一隅。家人迫處而臥。鄉隣相與入山。砍伐大木。鑿槽形之棺。四週鑽孔。繫籐不釘。殮後。縛牛木椿。發箭

斃牛。烹奠死者。棺停三日。死者已嫁之女及親戚等。均來弔唁。其有牛爲祭者。亦斃之如前狀。葬事旣畢。置石卵木片爲號。富有之家。則赴嶺門陵水聘請堪輿。爲覓吉地焉。

毛尚往保亭西兩路指示圖



廿二日。早飯後。整裝開赴毛尙。夫尙缺一。有符禮成者。公館隣村人。曾領鄉人助予獵。至是挺身出。請以一肩付之。符本村長。例免苦役。破格自効。意良可感。村門外停放大幫木材。備牛拖赴陵水發售。水滿崗爲全島最高之村落。故離村南行。逐漸下降。予留崗數日。鄉人按站斬除。新路如線。十五里。有山名萬松坊。山北之水出昌江。山南之水趨陵水。山下蛇形之木甚多。台灣人以此種木製烟具茶碟。異常精美。二時三十分抵毛尙。(離萬松坊二十五里)總管王德和。曾謁予於水滿崗。先予返。故米食酒肉咸備。崗人陳壽初。民國二年隨故友鄧仲元來瓊。隨軍戍陵水。遂入山娶黎婦。已生子女。聞予來。伉儷挑豬鴨冬瓜爲贈。酬銀元熟烟餅乾罐頭食物。稱謝甚殷。陳聽夫役道予魚雷炸魚事。堅請一試。因偕往村南里許。擇水施放。得魚約百斤。半贈王陳。餘付士兵。予以餚饌甚豐。儘可無魚。士兵日啖豚肉。宜有以調劑之。宋副營長初不解。輒反數尾。告之故。便亦攜去。王總管有母。年已古稀。健旺如常人。能談村中舊事久不倦。位神甫詢其亦需針線否。笑曰。誠

願得之。卽村中婦女亦所渴想。位神甫狂喜。亟啓篋出針線。召村中婦女散給之。對門有矮屋。居者胥妙齡女子。聞聲亦來。馮偵緝言。諸女皆弄姑屋中人。召一老婦爲予述其組織。屋置管理人。例由羣女公推老婦或孀婦充任。每日黃昏候。羣女襪被來。問有八九歲女孩。隨往見習者。粥粥羣雌。無慮數十。黎族男子。均可擇其所歡。擁之共宿。月贈一元或物事。另酬管理人手巾一方。在此期間。女如產子。得自由處置之。撲殺撫養。均聽其便。男子覓宿。不限一人。夜夜更易。亦無不可。然亦有視同禁嚮。不許他人染指者。犯之。則爭風尋仇。輒釀巨禍。又男子若犯淫病。管理婦人得提出警告。使其退出。若已傳染女子。須納爲婦。否則予牛八頭。以資贍養。此項惡俗。惟紅毛喃勞水滿諸崗有之。俚村尤盛。老婦且言且睨衆女而笑。其意若謂余已舉女郎之秘史。爲客人告矣。時某君立予側。予戲謂老婦曰。此君尙未有偶。浼媼作冰人何如。老婦笑曰。如某君者。村中女子。誰不願婿之。惟婚後便須偕老山中。勿得攜去。黎族婦女心理。大都如是。掌燈後。苗族代表兩人來見。

苗亦山居。離此約七八里。人口僅數十。其祖來自廣西十萬大山。位神甫。曩曾傳教十萬大山。諳瑤語。與談甚洽。海南之苗。卽廣西瑤族。殆無疑義。陳壽初聞。余將取道南勝赴保。停。又復來謁。力持不可。據云。南勝線凡八十里。須兩日方達。毛曲僅五十里。一日可至。予意動。亟召王總管詢之。王曰。陳言誠然。惜最近毛曲附近村人某甲。至此盜牛。衆梟其首。並焚其身。匪族啣恨。揚言復仇。雙方戒嚴。交通已絕。倘路出毛曲。必經匪村。夫役歸途。當虞危險。予得其情。乃依原議出南勝。衆客散後。水滿崗村長符禮成乘間來別。言明晨便返崗中。贈烟絲一斤。剪刀小刀。明鏡各一事。使攜歸。符大感動。再以隨軍服務爲請。允之。還憶民十留戍海南。得黎人李才任勤務。獵犬數頭。悉歸掌理。軍中咸以狗統領呼之。才膂力過人。賦性勇敢。每值行軍。輒率犬環臥帳外。親任翊衛。止之弗肯。其忠實如此。予解甲後。才隨軍流轉。不知所往。客年舊部某君自武漢報書。云遇才於行間。已積功擢副官。孰謂黎人不可造就乎。

二十三日晨甫起牀。團董等已率五十餘夫候門外。此間團董頗能因應裕如。柴米各事均預先備足。倘一路所遇皆如此。當不知省却幾許煩惱。南行二里。樹梢掛首級一顆。皮肉變色。腥膻撲鼻。偷牛賊之頭顱也。黎人不知有政府。不知有法律。焚身斬首。是其罰則。事無大小。罪無輕重。一以此繩之。毛尙至同甲之線。嶺與天齊。徑懸絕壁。下馬躡蹠而行。兩股猶慄。十時過同甲境。總管王有義王高文半道留飯。以爲時尙早。婉謝之。同甲在五指山東南。南勝在五指山西南。到達同甲後。卽西趨南勝。越火線兜嶺。山高八百尺。登山回顧。五指猶在望中。踰此勢漸卑下。行人不復見五指矣。山東一片茅草。西多林樹。間有燼痕。亦爲黎農所焚燒。黎性喜山耕。利有林樹。焚灰可充肥料。又可掘地種秧。不用牛犁。而所產穀米。味又遠勝水稻。故燎原之火。率無已時。此輩不納課稅而裂國家之土。有時焚烈山澤。害及貨財。禮教弗能拘。法律弗能梏。誰爲司牧。竟拋棄其土地人民政事之權。可爲浩嘆。山上多扁柏。黎人名曰棕樹。質不堅實。土人賤之。予入林採集樹苗。裹以



蕉葉。添此一肩。藉壯行色。山南茅屋數十間。名呀南村。中有新建磚屋。挑佚云。此爲客人室。（黎人名大水客爲客人）休息村中。一僇人族背負飯鍋。沿門求沽。土人云。此種小販。任重利微。非人所願。惟僇人樂此不疲。儼同專賣。再行一時。至南勝。又名大旂。毛尙至此。凡四十里。已步行五小時。除休息外。平均每小時行十里。良以終日山行。自高而下。不覺其步履之速也。村長王昭夷來迎。昭夷年僅三十。前在

嘉積美國教會學校畢業。曾充瓊崖行政委員公署科員。導至家。出其家人相見。婦女皆剪髮。碾穀不用杵臼而用礮。亦與五指山黎有別。結廬崗下。草閣茅舍。魚塘蔬圃。復於高處築洋樓一座。俯瞰全崗。王君云。磚瓦石灰皆設窯自造。木材取諸山中。但得土木匠工費。便可興築。樓凡二層。儼然大宅。僅耗七白金而已。若在府城。恐萬金不辦。崗中田地交易以牛計。一牛可易田五畝。畝每造穫穀石餘。一年兩造。每石以二元計。五畝之田。年可獲利二十餘元。除償回牛費。尙有餘羨。故崗內擁資千元。便可終老。屋側有鴿巢。飼鴿無數。鷄鴨鵝亦夥。馬兩匹。不加羈絆。屋前曠地曝穀。禽鳥飛集。踞地大嚼。卒以人少事繁。未遑過問。屋內滿挂玉蜀黍。夜間鼠輩嚙黍。剝啄如下雨。主人亦漫置之。如此自由。殆爲禽獸極樂世界。黎境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澤及異類。豈偶然哉。是日村中演傀儡戲。觀衆備俸。苗、黎、伎。請昭夷爲邀約合撮一片。銀幕得此。允屬異數。

二十四日。晨爲霧阻。九時始行。東南二里許。層巒疊嶂。幾疑無路。山名九曲。升降

紆迴。曲盡其狀。山上林深菁密。仰不見天。樹多母生苦梓柏樹風栗牛杷紅蘿厚皮木棉大葉榕細葉榕油松三角楓茄楠等。山上有楓林一段。佔地甚廣。爲王昭夷產業。往多雜樹。鳥巢其間。攫食野蠶。備極騷擾。後盡伐雜樹。鳥患始息。今則楓蠶無恙。獲利甚溥。左側爲七指嶺。七峯如指。伸出森林表面。以遠鏡瞭望。亦多巨木。下山之路。因有拖板牛隊經過。路面平滑。不能留足。士兵相率趺坐而下。有如戲冰。山麓爲毛曲村。茅屋六十餘間。二十二里厚聘村。村長王勛。昭夷叔也。所居亦洋樓式。沿溪而行。溪邊水車無數。軋軋有聲。頗似贛江雷江上游風景。二時抵保停營。勝（離南四十里）寓團局。局附設小學校。門額題龍門侯王。中祀偶像。廊下官銜牌。刻龍門七爺字樣。詢諸土人。亦不識爲何神。馮子材昔曾駐此。昭夷導觀全市。市作丁字形。茅屋參差。景象零落。每店存貨。百金不值。市上遇倭八人。各肩刀。鑿葫蘆棕枝銅鍋數事。刀鑿備開山工作。葫蘆貯食品。棕枝作臥具。渾身精光。僅以布塊裹下體。嚴寒不衣。故別無衣笥襪被之屬。此輩最耐勞苦。開山闢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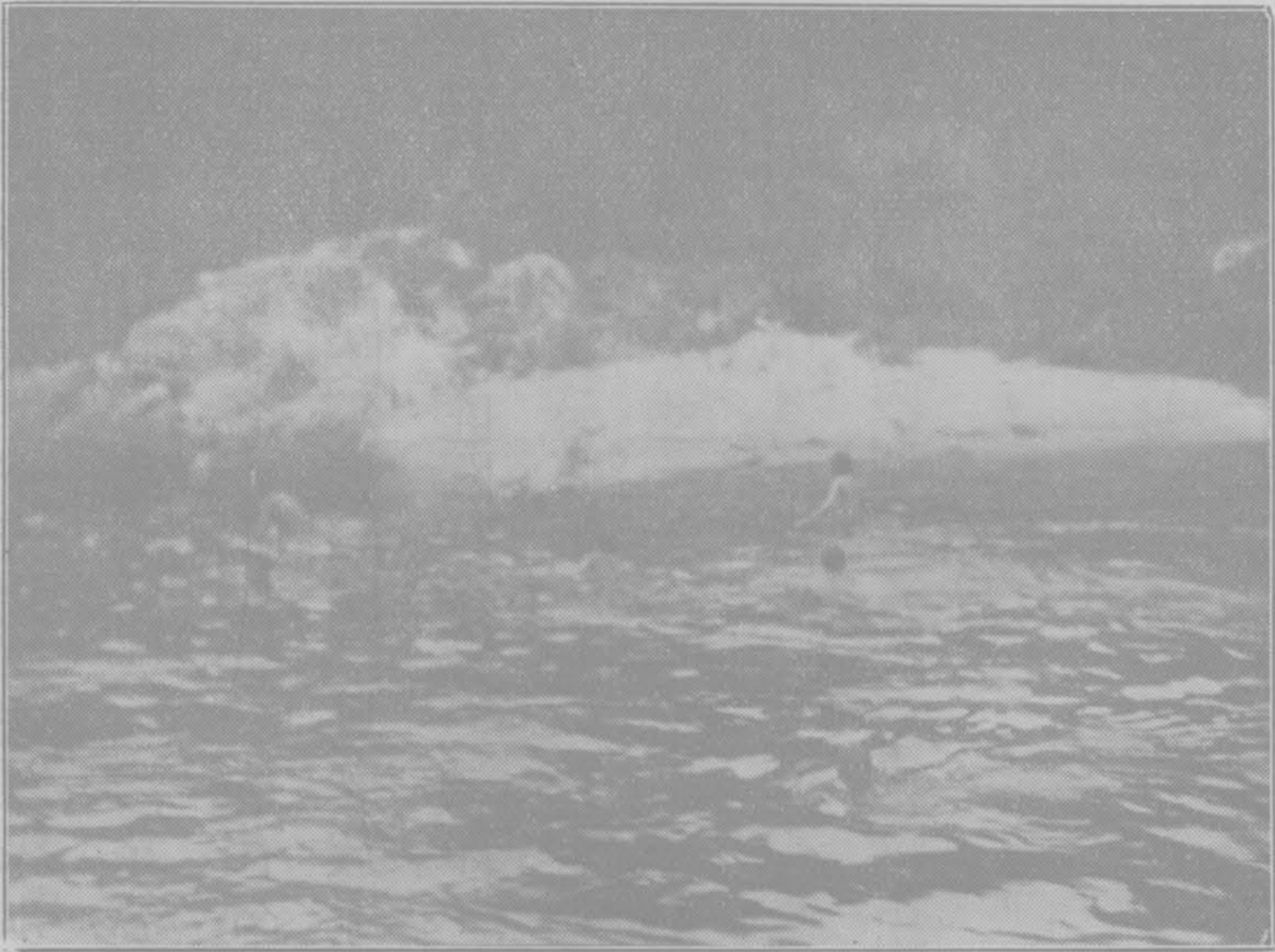
其專長。

二十五日。飯罷候夫。九時三十分向五弓進發。過石塘棧。人家十餘。枕流而宅。陵水江船。此爲終點。江上昔有民船廿餘艘。共匪焚其半數。舟航遂絕。經軍隊剿辦。始復行駛。最近防軍他調。共匪餘孽。復出劫掠。行旅又懷戒心。此水爲全邑運輸孔道。山貨穀石之輸出。布疋油鹽之輸入。關係全邑民生。當再調軍隊肅清之。河水縈迴。甫趨右岸。旋復左折。想見船行蹇澀也。一時抵早墩村。團董鄭家讓出迎。背負五響馬槍。精神奕奕。並叮嚀語曰。前途多共匪巢窩。飲食停宿。併宜防之。又撫黎廟村人。早經遷避。往恐無人招待。亦宜早爲之所。時引路人已不識前途途徑。乃請鄭另覓。鄭思索良久。始薦一龍鍾婦來。續引前進。所過山棘田泥。似非人足所常經。蹇連之狀。倍於船石道上。疑引路者有誤。奔前詢詰。婦謂各村械鬥。三年未決。人足亦三年不至。路雖荒。尙非錯。予信之。再前進。過山隈。林中有人家。一男子口啣烟袋。鵠立道旁。叩以前路。答曰。此僻徑。阻且長。若遵大路。君等此時當

在十里外矣。予以老婦所言告。男子乃責之。予亦大憤。老婦無以自容。忸怩央告曰。大路恐逢仇者。繞行爲避禍計耳。憫其老瞽。斥誠之。邀男子共任嚮導。約三里。見大草場。有路坦蕩。卽吾人應取之路也。草場有二土人。方事焚草。詢以撫黎村程幾何。皆曰遠甚。再詰遠至若干里。則曰四里。旣云遠甚。又云四里。鄉人愚昧。可憐可恨。遂著急足走報村人。先備伙食。三里。遇獵者數人。持槍伏樹下。山上呼嘯雜作。計其數約十人。鄉人盡亡之說當不確。(撫黎廟距保停營六十里)旣入村。村人扶老攜幼。夾道迎候。予益滋惑。便舉鄭家讓之言爲問。據云。王昭夷之父。昔年路經撫黎附近。爲土人所殺。昭夷一再問罪。鄭與昭夷有姻婭親。率衆助之。撫黎團董胡朝宗。接戰陣亡。王鄭遂益無顧忌。村人不堪其擾。乃棄村自江右遷此。計五六十家。均姓卓。尙有胡姓十餘家。在數里外。仇殺數年。迄未解決。田園荒。生計絕。撫黎村民。忍痛乞和。王鄭俱不慊。縣署稟傳。亦抗命。故雙方仍在嚴陣中。予聆其言。始悟本日途中所受痛苦。鄉人所說謊話。皆拜黎人互鬥之賜。而豪惡橫

行。民不聊生。此等事件。亦爲有地方責者所亟宜顧及也。村人流離初集。室如懸磬。逐戶購米。差足一餐。艱難之狀。實爲途次所未見。村長踵寓道歉。略謂村人雖窮。倘能早得訊息。合力籌措。當不致令官兵枵腹久候。予此次入山。以尙黎迎意。希旨適館授餐之務。非所嫻習。故每到一處。預爲通報。在南勝時。已着昭夷按站通知。詎各族交惡。無人願作青鳥。昭夷又匿不肯報。該函展轉由老婦手始達卓族。抑已晚矣。入夜。胡朝宗之弟及胡卓兩姓父老來訴械鬥慘禍。請飭陵水縣長速爲辦結。言次有泣下者。鄉人去後。修二函。一致陵水黃縣長。言明晚可抵縣城。一致坡村吳團董。附以光洋二元。囑明日備午粥相候。

二十六日。早起因候米。至八時。始飯畢就道。村臨巨流。電激雷崩。水勢瀆潏。因無船。先令士兵鼻水試涉。深幾沒頂。有掙紮不住被水捲去者。幸下流有淺灘。得不死。然而險矣。乃令解除全部行李繩索。接駁成長繩。分繫兩岸。各人牽引而前。得安渡彼岸。檢查人數無缺。引爲大幸。臨流撮活動影片。將來現諸銀幕。恐猶動人。



撫黎廟前渡江

心魄。七里轉趨左岸。此處水淺。頃刻渡過。四里有村。二十餘家。名黎王村。引路者已不識途。轉僱村人替換。八里。又趨江之右岸。五里。便爲喃啞村。椰樹竹林之下。民居數十。自離南閩。未見椰樹。自離大旂。未見竹林。至此兩復見之。東行五里。有鹽田村。民居亦不少。離此二十里。便爲坡村。卽昨晚函約備粥之所。然久行未至。衆飢渴望切。亟查其故。則引路人直趨村外。過已數里。衆大失望。爭詛之。引路人辯

稱。此行節程數里。今若此。何殊以怨報德。言下頗形憤慨。予慰之。並告衆人。特務員事前缺打點。實與引路人無涉。衆怒始釋。又三里。將近黃昏。計程行六十里矣。黃縣長世治率各機關團體代表出郊相迎。陵城商民。以予此次自北而南。橫過五指嶺。迤出陵水。實向所未見。燃放爆竹。表示歡悅。陵水久置縣治。爲漢族所居。此後足跡所涉。匪關訪黎。遂以輟筆。

附錄一

平黎疏

明海瑞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爲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顛顛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一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環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遠方。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鷄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夷道路。自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鵬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

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讐服。迄今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陛下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爲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氏。近日大征踏足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峒。抵瓊山縣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赤子。若此之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家錢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待遷。圖目前苟安。不爲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

害。則隱匿不申。黎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爲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陛下擔當事者。黎寇稔知之習。竊卑笑之。是以大兵一退。卽旋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仍爲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疊之後。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周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寬廣尙場。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縣斬脚峒等黎。瓊山縣南岐峒等黎。今悉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尙。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之。非得人不可畜而使。黎固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擣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故臣嘗以爲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

道立縣。可無歲歲鷓鴣。年年守戍。諉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尙存。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不然。數年後。必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兩。必殘破地方。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哉。臣雖未嘗手操矢刃。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其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爲治地。黎岐盡爲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效。請甘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於此不爲。是謂虛位。伏乞陛下。明勅羣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概。乘機審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宜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變

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充其費。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必得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爲之。不可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省國家無已之費。紓陛下拊髀之憂。可計日見矣。經略瓊州。計無有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爲陛下言之。一爲陛下任之。臣每痛焉。伏望皇上采納臣言。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各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附錄二

憫黎詠

明錢 嶸

在昔邃古初。鴻濛闢天地。絕谷嶂南海。深菁鬱蒼翠。中有黎母居。伊人尙蒙昧。鑿井以飲渴。農田亦時藝。荒路曖匪通。幽巖或交市。雖爾隔華界。猶紀王正歲。生黎若草木。榮隕隨和厲。熟黎若鳥獸。儻俟無智慮。所以古先聖。馭之以不治。

粵南本炎嶠。矧此瓊崖東。元冬日且和。幽郊鮮陰風。花柳蔭廣隰。苗黍青芄芃。皇仁漸南極。草木均化工。豈獨茲黎人。物與非吾同。軍行值人日。感嘆心冲冲。

朝發城東門。夕駐藤江壘。殺氣干層雲。狼師渡藤水。雞犬皆震驚。人民盡奔徙。海避愁蚊蛇。山匿畏虎兕。蛇虎猶可虞。狼毒不可邇。軍令甚分明。顛仆何由弭。伶俜泣路衢。迸淚不能已。嗟哉一將功。豈獨萬骨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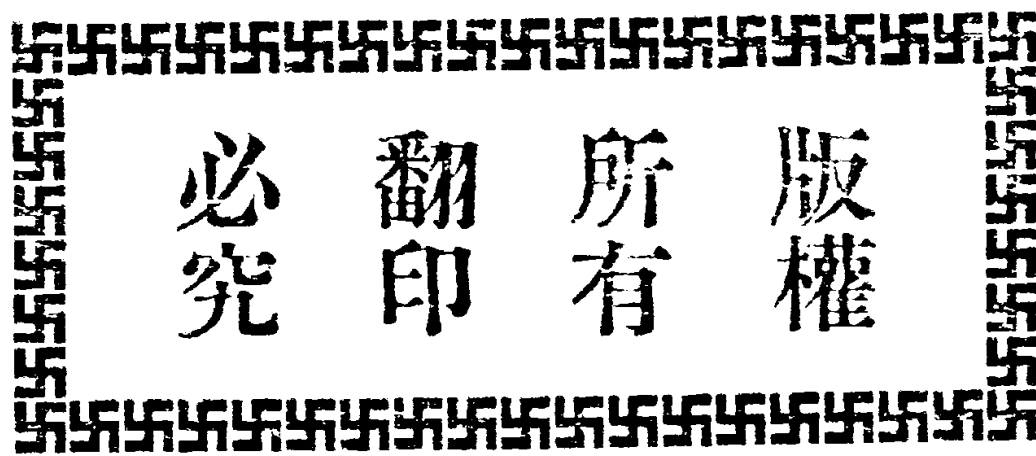
海南無猛虎。而有麋與麋。元崖產珍木。種種稱絕奇。斯物出異域。頗爲中國推。以茲重徵索。奔頓令人疲。窮年務采獵。爲官共饋儀。苦云近歲盡。無以充攜持。直欲訴眞宰。鏟此蘇民脂。物理有固然。切怛令人思。

葉落當歸根。雲沉久必起。黎人多良田。征斂苦倍蓰。誅求盡餘粒。尙豢犢與豕。昨當租吏來。宰割充盤几。吏怒反索金。黎民那有此。泣向邏者借。刻箭以爲誓。貸一每輸百。腴削痛入髓。生當剝肌肉。死則長已矣。薄訴吏轉嗔。鎖縛不復視。黎兒憤勇決。挺身負戈矢。鎗急千人奔。犯順非得已。赫赫王章存。令人棄如紙。

朔風戒良節。赫赫張皇師。軍門號令嚴。震肅將天威。壯士快鞍馬。鋒簇如星飛。一
舉破賊壘。刀斧紛紛揮。剖尸越邱阜。踏血腥川坻。白日暗西嶺。瘴氣昏餘暉。翅鼠
隨我前。饑鳥逐人歸。征夫懷慘憂。涕泗霑我衣。黎人本同性。云何發禍機。神武貴
勿殺。不在斬獲爲。息火當息薪。弭兵當弭饑。誰生此厲階。哲士知其非。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大洋五角)



著

者

龍

川

黃

強

發

行

者

龍

川

黃

強

必 究

承

印

者

香

港

商

務

印

書

館

代

售

處

及香

港

商

務

印

書

館

香港商
務印書
館代印